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二册

Z121.5
CH1
52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图书馆

ZJU001016160

鹽鐵論

〔漢〕桓寬撰〔明〕張之象注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鹽鐵論卷一 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目錄

卷一
本議一
力耕二
通有三
卷二
錯幣四
禁耕五
復古六
非鞅七
卷三
晁錯八
刺權九
刺復十
論儒十一
卷四
憂邊十二
園池十三
輕重十四
未通十五
地廣十六
貧富十七

卷五
毀學十八
褒賢十九
相刺二十
卷六
殊路二十一
頌賢二十二
遵道二十三
論誹二十四
卷七
孝養二十五
論功二十六
刺議二十七
利議二十八
國病二十九
散不足三十
救匱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刺復三十三
卷八
疾貪三十四
後刑三十五
授時三十六
水旱三十七
崇禮三十八
備胡三十九

卷九
執務三十九
能言四十
鹽鐵取下四十一
擊之四十二
結和四十三
誅秦四十四
伐功四十五
西域四十六
世務四十七
卷十
和親四十八
繇役四十九
險固五十
論勇五十一
卷十一
論功五十二
論鄒五十三
論菑五十四
刑德五十五
卷十二
申韓五十六
周秦五十七
詔聖五十八
大論五十九
雜論六十

臣等謹案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為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稱論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記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弘羊車千秋深致微詞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雖食貨之事而言多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為之註無所發明然事實亦粗具梗槩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原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綜國體至能以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狥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為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

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

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者言最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拍稱漢代作者此書為最其言治理並可設施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捃人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隆謹為註釋因著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

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卷一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同曰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乃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也韋昭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開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史記平準書曰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價貴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音扶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音卻善也誠也民慤則財用足民淫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音較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音朔頻也為暴於邊鄙匈奴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晉灼云殷時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傳又曰元朔二年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音瘴塞音賽飭烽燧屯戍音聚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漢大行王恢曰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攜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障保障也謂塞上要險處築城以為蔽障也烽候表也燧塞上亭守烽火者晝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上火燃舉之以相告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戍守邊也從人持戈為意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音較置均輸蕃貨長音掌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音賽乘城之士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瞻字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韓嬰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財貨不貿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鷄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

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音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班固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音旋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音烏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韋詰法云賊人多殺曰桀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桀也擅恣入塞音賽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法也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古贍字蔡邕獨斷曰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問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元元庶民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音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兵略訓曰湯之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里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音絮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食作世斷木為耜揉木為耒

未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呂氏春秋曰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

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故鹽鐵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釋名曰躁燥也如物燥則飛揚賈逵曰躁擾也淮南齊俗訓曰亂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古防字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管子曰國有十年之畜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

驗耶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倉古贍字

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上也故川源不能實漏扈山海不能澹古賠字溪壑氾論曰靈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漏扈是以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扈盤庚萃居弭藏黃金殷紀曰盤庚遷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泰族訓曰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高帝禁商賈音古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食貨志曰金以

丈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錯市物騰踊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顧師古曰欲令務農也排困市井排斥也坊古防字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去聲曰諸侯好去聲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劉向曰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慶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發身自漁濟上而行小仁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司馬遷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子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梯階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籠包舉也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如淳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商賈音古無所牟利如淳曰牟取也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音工效其功食貨志曰古者民受田有賦有稅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周禮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

種穜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間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貶賣貨物以便上求閒音諫者郡國或令平聲使令也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繒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平聲苦女紅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委發鬬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騰躍則商賈音古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去聲利而賈音古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闗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主術訓曰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周書曰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儲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音注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急而平其興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供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貶賣貨物以便上求閒音諫者郡國或令平聲使令也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繒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平聲苦女紅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音委發鬬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司馬貞曰騰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騰躍則商賈音古侔利自市行貨曰商坐販曰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古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去聲利而賈音古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闗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主術訓曰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周書曰年而有三年之蓄十八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儲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

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彼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古贍字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梁簡文帝曰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是以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強大亡管仲傳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郵良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趙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辟不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音掌詐工則致罵內懷鬬竇音闘而心不怍闚私視也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

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亳音薄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誼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遊女工文繡綦紅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亳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竅通於高下徐疾之等坐起之費時也今贏音騾驢音閭之用不中去聲牛馬之功鼲音渾鼩音貂旃音氈罽音計不益錦綈音提之實綈厚繒也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違也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受百倍其價一也一挹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中當也夫上好去聲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嬰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沪田有廬疆場有瓜今多於仁道況馬詩曰其何能恥載脊及溺或不然令民相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貶者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鴻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千金書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

美饒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天下故乃賈音古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貨殖傳曰猗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駔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宛周齊魯商徧

乃決流疏河為彭澧之漳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河渠書曰漢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迺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商紂暴虐而有孟津古作盟津之謀覽冥訓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擿搖天下煩擾而有乘羙之富夫音扶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也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本經訓曰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與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以湊音轂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齊俗訓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公孫鞅曰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韓嬰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主術訓曰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能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大夫曰燕之涿音卓薊音計趙之邯音寒鄲音單魏之溫軹音止韓之滎音螢陽齊之臨淄音緇楚之宛立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貨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皆音熬廒音敖庾偷生徐廣曰皆窳苟且墮賴之謂也應劭曰皆

弱也晉灼曰窳病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通作殫盡也竭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音古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去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去聲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顏師古曰編列次也編戶列名籍為庶人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也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衢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氏司事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林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升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音台不可勝升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澹古瞻字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和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音卓茅屋不翦衣去聲布褐飯土噎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匴啜土刑羹不糝斟音刑韓非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裘粗衣糲食以充腸胃以適飢渴不務滋味之美蓋以節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各安其居樂音洛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惟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

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
中國目無常主曰眩亂也徙邛渠容切筰作音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
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
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
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轉棄也註言訓
曰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
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
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主術訓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畴益疏食冬伐薪以為民資是
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
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聲去魯妻
不衣帛馬不秣粟魯世家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妾無
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說苑反質篇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泮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孔子曰不可大倫極下此蟄蟄所
為作也蟄蟄蜂�major也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管子曰
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
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蒲音甫蕳音簡弗則女紅音工
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
非獨於此弦高飯上音扶牛於周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
鄭之賈人弦高寨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畴益疏食冬伐薪以為民資是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也今已知之矣守
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
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誠而無信是俗敗也賞
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
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
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五穀價車入秦臣術篇曰秦穆公使
賈人賈百里奚以五穀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馬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泰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

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禄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進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公輸子以規矩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規者所以圓萬物者也矩者所以方萬物者也歐冶以鎔鑄音注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曺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越王取豪曺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曰非寶劒也取純鈞示之薛燭曰光乎若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其文色渙渙如氷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鈞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去如楚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衒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劒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日允常弒吳王僚湛盧去如楚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音敲埆音慤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韓嬰曰聖人刻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飢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菜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摘抽不鬻音祝銜也鬻賣也胸音劬鹵音魯之鹽不出海音遺罔音計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音升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音升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音升用佃漁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宮室增臺榭梓匠斲音卓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音陋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聲和去聲

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音氈罽音計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鹽鐵論卷一

鹽鐵論卷二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為國有地以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民有責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今君躬秉聖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

然而有饑餒於閭閻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

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貨殖傳曰古之在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太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着欲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之器出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

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圄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僇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為編户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闕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坊記曰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承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改弊與世易夏侯玄曰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董仲舒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爰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司馬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則之運也故山澤無征貿音茂絲而已貿易財也交互之義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朔變而民滋偽司馬貞曰古者實龜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

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於民間也夫救音扶偽以質坊古防字失以禮湯文繼衰草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蟠以火止沸也精神訓曰以湯止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上好去聲禮則民閒飾上好去聲貨則下死利也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管子曰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之治亂道一人出主好本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與不食者天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音注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音章海澤鄧通專西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廣鄧氏吳鄧錢布天下食貨志曰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鄙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鄧南安人也以

擢船為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食貨志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音注錢之禁禁僭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音洛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音朔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固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音古以美貿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音扶鑄音注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鄙海澤以便民用內不

禁刀幣以通民施業談曰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粟也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匱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音扶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音劬邴音丙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以致富業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貲貸行賈徧

賑澹古贍字窮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貲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與富于臨朐故曰朐邴吳王傳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益饒漢紀曰孝景三年春吳王濞反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時使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數諫不聽於是楚趙有罪見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伍被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謀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故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反賢篇曰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趨而入賀何弔大善矣夫御廩災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鑰曰鍵戶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坊記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夷維子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政理篇曰文王問於呂望曰何對曰王國富民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詩傳曰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驅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

東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球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東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蓋圖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故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窢悟亦忍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遠去聲浮利務民之義義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閒

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聖賢羣輔錄曰仲孫穀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行父文子皆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趙無恤襄子定

晉射昭子智瑤襄子荀寅文子韓不信簡子此六族世為晉卿政功名實弱晉國號曰六卿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音潮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音邭丙如何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刎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蹀音牒隻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音邭丙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古贍字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王制曰凡居民

財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因其政不易其宜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治之處大較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賤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更是為卒更有者欲得顧更賤者出錢顧之月一有賤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有者欲得顧更賤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賤更也律說卒更賤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賤更一月休十一日也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傔音就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

傷千里未覩其在朐音劬郤音丙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去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去聲朋黨禁淫侈絶并蔪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蓄天下之藏去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去聲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音注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音砌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此詩人剌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音朔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古贍字不給食貨志曰元狩二年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徒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率掌者闕中不足迺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空郡國倉廩以賑貸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勑音倦之民此用廉鬻之時釋名曰廉賣米使糜爛粥淖於糜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音懸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聲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策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急者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中足為馳傳四馬

謂之驛騎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雜言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蔓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圍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泰族訓曰夫徹於一事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以廣應也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

大夫曰宇宙之内驚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鼻拔上聲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音賀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通作近也湖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指武篇曰文王伐崇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讒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周紀曰崇侯虎諂西伯於紂因西伯於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以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諂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遂成王業周紀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未主載以屬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紂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於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疏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侯于郊羣賓麇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繼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汜論曰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陣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刀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適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縲紲之中立霸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魯仲連曰救小節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三戰三

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顧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忍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天壤相敝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音蟬于匈奴酋長曰單于單于廣大貌言象天單于然也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文學曰鷹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笋之憂坎井之鼃音蛙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張于曰李斯族誅卒擊於鷹隼趙高車裂終斃於鼠蛇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孳孳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蓋彤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迈於是百姓離心无解弛為亂者十室而七韓成曰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孝去聲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澹古贍字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蔡澤曰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佳切）危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呂氏春秋曰冬與夏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果實繁者木必庳天之數也叢談曰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憙夜眠者不能蚤起也）

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掌）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曰以危秦曰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合集也成也亂也）秦族訓曰商鞅為秦立相生之法而百姓怨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法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陣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惡音烏）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於內（册通作策謀也籌也）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音厥）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腳古本作匾說林訓曰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匾許慎曰蟬匾車類也匾當讀如翼）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禪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音芮）則功業不成

左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

商鞅猶以峻虐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墜音厥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法志曰凡兵者所以奇七繼絕救亂除暴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音朔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孤刺音郎達反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音芮鑿音本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徼箕不能存亡國也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內之戶牖如此者不可勝數也中古之為醫者上堂見病人氣在肓俞附之間為醫也下堂見病人血脈治其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附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釣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蠻夷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掩而中蚊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跰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賁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龕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揣摩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于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子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下蔡戚公曰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詩慎曰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司馬貞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

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扶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王符曰夫上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牽土是以福祚流衍太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此所謂擘胸之知去聲而愚人之計也擘手足曲也胸脛曲也夫音扶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繆稱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矐纏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去聲之士闉音達茸音戎之所惡音汙也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李善曰闉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闉獰劣也呂忱字林曰闉茸不肖也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說林訓曰駿馬以材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尊賢篇曰陽困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令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戚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屈原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逐放流睽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夫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論語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如命何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子路魯人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季孫魯大夫也夫音扶

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去聲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音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疵音慈說文云病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孔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繆稱訓曰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　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大禹讓帝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令商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令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公平無私罰不誅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剿其傅暮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莊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令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蘇秦合從音縱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要略曰晚世之時六國諸侯黎異谷別水起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鬬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相攻擊故縱橫修短生焉韓嬰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貝石而赴河行之雖為者也而申屠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蜂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節士篇曰箕子者紂親也紂始為象箸箕子諫不聽因箕子以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闔閭以伯音霸夫差去聲不道流而殺之　兒雖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飽其口膝行蒲伏銜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越絕書曰子胥諫曰嚱乎衆曲橋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扶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哀也先遇明後遺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　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雜事篇曰樂毅為燕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

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惠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說之惠王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刼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刼盡收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而死蔡澤曰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恥以亡為存困辱為榮蟹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尊上下之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汜論訓曰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屬鏤利劒也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寃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劒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囊投之江海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隨潮來往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橐形非輕犯君以危身強音勍諫以干名也憯音慘怛音坦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陸子曰郁烈之芳出於委厥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繆稱訓曰人為之天成之終身為善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不能必免其禍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衛鞅傳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政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以狗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所干孝公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劉歆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胙四方來賀

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強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以管仲勇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燕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詞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氏奪伯

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伯者之佐哉

鹽鐵論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七行浮食奇民刊本民訛名據漢書改

第三頁後八行不時鷄豚之息刊本時訛恃據韓詩外傳改

第五頁前六行阜其財而利其器用按國語財下有求字

第八頁後一行然各隨時而輕重按漢書輕重下有無常二字

第八頁後二行馬至匹百金刊本匹訛四據漢書改

第八頁後四行亦不得宦為吏刊本宦訛官據漢書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以三十年之通按禮記此下有制國用三字

第十一頁後七行雖涔旱災害之殃刊本涔訛泠據淮南鴻烈解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
刊本脫與字據史記
第十六頁前三行塞瓠子決河刊本脫河字據漢
書增
第十六頁前四行皆負薪竇決河是時東郡燒草
取柴薪少石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刊本竇訛致
東下行流字又楗訛捷並據漢書刪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故紀於烏而烏名按左傳紀於
烏下有為烏師三字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秦穆公使孟盟按孟盟左傳
史記俱作明上行弭高褒他按呂氏春秋作弭
高奚施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工匠以為其罷刊本匠訛匹
據周書改
卷二第四頁後七行吳有豫章郡銅山按劉攽云
豫字衍章當作鄣

第五頁後三行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刊本衡三訛
衡二據食貨志改
第八頁後一行魏多襄子按史記多作侈
第十四頁前五行胡業與三王爭流刊本脫王字
據戰國策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一室無二事刊本脫事字據史
記增
第十六頁後四行五采曜眼有時而渝按鴻烈解
曜眼作雖朗
第十六頁後八行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刊本滅
訛滅據鴻烈解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此才性之敝按此五字係杜氏
注混作傳文誤
第十九頁前一行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拊按
史記拊作跗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封之于商安之地按商安或
鄗

作商於或作商顏史記作封之于商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特以强服之耳刋本服訛行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欲去之刋本去訛法據史記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墾草入邑按戰國策入作籍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人為之按淮南子作人之為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得之有命按淮南子有作在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賈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

鹽鐵論卷三

漢 桓寬 撰

明張之象 註

晁錯第八

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曰此也何以不稱弟賊曷爲賊殺世子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賊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賊絕而罪惡見不賊絕以見罪惡也賊絕然後罪惡見者賊絕以見罪惡也故臣罪莫重於弒君子罪莫重於弒父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

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閒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

淮南鴻烈序曰文帝以淮南爲王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太傳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責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辭騷賦自旦受詔日昃乃罷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久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書數十篇號曰鴻烈鴻烈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司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失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晁錯傳曰晁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晁錯錯以故益削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奏盎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音汙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叢談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名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音潮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聲棄而違之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傳去聲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孔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命故不可使爲亂也精神訓曰晏子與崔子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嬰華將戰而死莒君辱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亡恐也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去聲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惡也故舜之誅鯀其舉舉禹夏紀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咎繇曰汝其往視爾事矣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左傳曰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賦也實相以濟桓諡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取音扶以璵音煩璠音煩之斑音此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鄭世家曰繆公三十三年秦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汜論曰惟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晁生言諸侯之地大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實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晁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晁錯傳曰晁錯已死袁盎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臣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詩弟皆誦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剌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扶音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音霸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强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隆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轉穀游海者蓋三千乘去聲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氏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奉使篇曰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臣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詩弟皆誦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相簡公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膇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范雎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韓非子曰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從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故曰膇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說山訓曰末不可以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煑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煑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徼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徼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行言其衆多也轂擊於道顏師古曰轂擊言車乘交馳其轂相擊也擾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姓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騭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鬬雞為園囊實以毛髮蹵蹋為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也左傳曰季郤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郤氏為之金距中山素女撫流徵音紙於堂上鳴鼓巴俞音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中者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西域傳云巴俞二州名其人善舞或曰俞水之人善歌舞漢高帝伐秦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吳歌曰俞女被羅紈婢妾曳綈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戈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音懈怠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去聲而伯禽富琴操曰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

親是時紂爲無道剖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傳曰文王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明堂篇曰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奉使篇曰江漢之魚呑舟大國之樹必巨傳去聲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故夫貴於朝音潮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户之列而望卿相去聲之子孫是以跛音避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韓嬰曰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禄以養去聲其妻子而已乎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之民有飢者由已飢之也稷思天下之民有溺者由已溺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夫音扶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韓信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音洛其勢也受禄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禄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矣魏世家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代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特比周而已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

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音潮）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音避）夫而望疾步也（管仲傳曰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刺復第十

大夫乃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絜心憧憧（音沖）若涉大川遭風而未濟（作迴）泊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饑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佚周召而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召公奭也郎顗曰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達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高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御史按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選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芮）調師曠之詣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拾遺記曰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音平公之時以陰陽之樂顯於當世燔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算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修務訓曰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音芮）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音芮）剌（音郎達反）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音扶）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韓非子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拙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者輒作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視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告後閤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閤中閒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兒大夫閉口不言 兒寬傳曰寬治尚書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將善爲文雅於武吏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及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畢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以慢慢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可以爲卿相去聲其政急急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可以爲卿相去聲其政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音扶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韓非子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吕氏春秋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主術訓曰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乘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特衆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 雜事篇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爲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昔周公之相去聲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音潮賢知去聲充門 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畏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文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絕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祉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說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

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去聲）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去聲）天下之士哉　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孔子世家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呂氏春秋曰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劉向曰春秋之後聚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　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舜也實而妻（去聲）之桓公舉管仲也實而師之　泰族訓曰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舉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以天子而妻（去聲）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賢矣以人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　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音洛）賢而行臧文子掇之意　雜事篇（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又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也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輸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詩序曰小雅廢鴻雁之詩作而萬民離散也既飽食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王逸曰子揖爲楚大夫處閭丘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頑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尊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蔽賢妬能自高其知（去聲）訾（音紫）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詩傳曰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

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袵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敵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敝善者國之讒也列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主術訓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說林訓曰一目之罹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過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去聲文武以王去聲天下管仲相去聲桓公以伯音霸諸侯要略

曰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欲無度殘殺無止康樂沈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剝孕者則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畢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遂克紂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譬師牧野以誅天子之位齊世家曰桓公既得管仲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會諸侯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同蛇遊霧也韓非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蝗同也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權重位尊也叢談曰騰蛇遊霧而升龍而捷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徵夫二子之賜立之道幾於廢也

公孫丞相去聲以春秋說音稅先帝遽即三公處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公孫奇多聞嘗稱以爲人主

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引爲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封平津侯作大

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聲巡省郡國漢武紀曰元狩六年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幷之塗故改幣以

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粋百姓所安殊路而趨虞吏因乘勢以便姦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疾疢無以自振業者集與之爵二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敢言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吏治得失知其人廉宣徹通主有所以為政者上舉孝廉茂才勸元元而流俗革改明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至圄都不爲一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寘位不開也二千石官長牧民之本選舉之則勸殷之材至秉事而以求賢則之臣之封至爽典則不舉孰以求臣則明友之封至爽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以崩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誠欲與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曰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燕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國殷富士樂為用國以大治

隗上書曰臣聞帝王之興與所師友之興與所臣妾故師者所以名實也友者所以論德也臣者所以效力也妾者所以事己也是以名實不爽德義不愆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中可以保國若乃恃己之長驕人以爭勝賢愚同位則下亂矣人主好同惡異則讒諛進矣聽聲而不視形則白黑混矣以名舉實則奸偽生矣故明君之舉也務在審察名實名實已定則賢不肖別矣賞罰之施也必由乎法令法令既行則治亂分矣故明君之治國也明賞以勸之嚴罰以威之賞罰明則賢不肖自分矣故賞罰者帝王之大用也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馬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以返報君大怒曰所求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而況生者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是以不能期年而千里之足至者三馬今王誠欲興士則請先從隗始隗且見事而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樂毅自魏往燕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國殷富士樂為用國以大治

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強齊南面而制秦以報讎雪恥功名可立也豈特帝王哉雖霸者之佐亦猶是也齊桓得管仲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既沒桓公委任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專政桓公薨於沙丘虫出於戶不收葬也秦穆得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而霸西戎內修政事國人親附穆公薨葬者百有餘人皆以三良為殉詩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不復東征也晉文得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犨介之推以為輔佐內修文教而民不偷上下用命而民不疑出定襄王入平天子之難反國五年而文教大洽受原以賞信出一言而民皆喜再舉而襲衛三戰而入曹攻伐有節而文德兼備是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首齊桓晉文所以垂功名於後世者以其能尊天子而攘夷狄也

寧此之謂也周紀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呂氏春秋曰國雖小其食足以合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

非龍蛇同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洛音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桀舜跖不同國而治韓非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劉峻曰薰猶不同器而熏鷹不接翼當公孫

引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麋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平準書曰武帝之時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欽定四庫全書 鹽鐵論 卷三 二十一

尚書中侯曰呂尚釣磻溪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莊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羅非虎非貔兆得公侯天遣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武王曰嘻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嘻哉夫子涇渭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貢禹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貴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蕭望之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補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公用彌多而為者狗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惜音惜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平準書曰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為放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杜周減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

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録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説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音敏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通作擒於秦與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秦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驊騮温驪驒騵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昇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音扶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軺車軺遥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古本作翹車逸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聖德仁義無所施之指武篇曰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獨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詩傳曰孟子説齊宣王而不説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説公之君公之君不説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者歟已鼓瑟而鼓琴而潜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猶知善之爲美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耳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深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影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凋世者歟尊賢篇曰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齊策曰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而迎之於門與入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斗爲好士於王曰寡人請從宣王因辟左右而問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爲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説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騄駬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狡盧氏之狗王

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君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斗曰王使人爲寇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又潛音敏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齊世家曰潛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六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六年齊君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嗥者正議閔王斮之擅衡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雖心同焉讓曰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嗥者正議閔王斮之擅衡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雖心同焉騈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齊策曰始皇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謂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皆不可用者其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書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齊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即爲王立王即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誄而聽之則以爲可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誄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雜事篇曰齊閔王亡屠衛盡日步走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而與之百萬

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竊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世家曰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伯音霸王去聲何言不從何道不行

孟子傳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

衛鞅傳曰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即

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

罷而孝公復讓景監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其志不開悟矣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公善之而未用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十數百年而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孟子傳曰驅衍覩有國者益謹修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鮑焦曰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與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已者是毀廉也行與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故

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春秋曰良劒期乎能斷不期乎鍥鉏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

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孟子傳曰陳蔡孟軻困於齊梁晉文公曰直而不枉不可與長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今晚世之儒

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

而稱之猶躄音壁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春秋曰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鄛公者通乎大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壻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各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汜論曰諰寸而仲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繆稱訓曰行權不害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許慎曰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孟子曰百里奚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二君之能知伯音霸王

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左傳曰冬十月仲殺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人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使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節士傳曰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夫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孔子曰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鳥不翔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鄭義得尊

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鮑焦曰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悁而輕死石買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

御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

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音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烏在其釋事而退也泰族訓曰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滿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由宴至昭船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宴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泰族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安也許慎曰管仲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然後仕言不行慨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憂百姓之禍而欲安

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音洛責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主術訓曰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捄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肥饒之調

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弱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虎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戚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去聲而不憂非忠臣也夫音扶守節死難去聲者人臣之職也申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河間獻王曰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貽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竟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古本作平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濟古贍字不

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顧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內者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拘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端之末議何可以公論乎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文學曰夫扶音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原道訓曰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扶音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扶音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次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是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不可用也大夫種有至智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雜言曰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匿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音厥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去聲者隨世而制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漢武帝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氾論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

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
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
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
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
於治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
不可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
崇緒趙高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秦紀
曰二
世東行郡縣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
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事
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
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北衛
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詷郡縣轉
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

穀用法
益刻深

鹽鐵論卷三

鹽鐵論卷四

漢桓寬撰

園池第十三

明張之象註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
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
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
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

禁音御之假說文曰禁禁苑也顏師古曰池禁謂於水
邊作小屋落障魚鳥禁者禁苑之遮衛也
本御幸者假與貧民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古贍字諸用猶不足
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音丹困乏之應也
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去聲之
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古贍字其欲泰無
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古贍字非宇小而用菲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賈山曰昔者周益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

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孟子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今狗馬之養蠭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古贍字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古音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去聲國家也夫音扶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圖曰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新菜不能相贍古贍字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音御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音扶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音徙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公孫鞅曰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呂氏春秋曰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賈生曰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議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去聲

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音闢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紅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仲相去聲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音霸諸侯齊世家曰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桓公之時管仲為大夫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

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經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袵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去聲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廢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音汙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册通作策國用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師古曰心計不用筭算也構諸侯參以酒榷音較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音閒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音叫山海也平準書曰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賈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

官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遂用匡匡之齊合諸侯顯霸名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扁鵲傳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穢過

御史曰水有猵音篇獺音塔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兵略訓曰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堤之間無美苗叢談曰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記曰高山浚源不出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夫音扶理國之道除穢鉏音鋤豪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厥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至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郤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竟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繘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死以陰入陽支蘭藏者生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夫音扶拙醫不知脈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音箴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王符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并為六國六國連兵結難去聲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周紀曰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棄為兒時此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音箴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

領大農事灸剌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皆澹古贍字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音魯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地形訓曰北方曰大宾曰寒澤北方有不擇之水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地形訓曰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坂音反疽音疽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遥役邊民苦於戍音絮禦力耕不便種糧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去聲之皮裘蒙毛曾不足益形夏不失複音復重衣也冬不離去聲窟苦骨切土室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古賧字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蹏音隻耒而耕負稽而行勞罷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囿圃却羌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音陶駼音余駃音決騠音蹄實於外廐騊駼驗馬類也生北海駃騠後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五帝紀曰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榧遷有無萬國作乂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音遥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道却走馬以糞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力唯田畤必且糞潍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許慎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行至德之效也或曰國君無道則天下多事戎馬生於郊原國君有道則天下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其後師旅數音朔發戎馬不足牸音字牝入陣牸牝牛也凡獸育子曰牸牝畜母也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去聲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憜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饉已不獨饉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

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音遙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古贍字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泰族訓曰城有基木有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潘氏曰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民靡代耕之秩無儲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季之哀皆此物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食貨志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奚輟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奚如故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傚田

地日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音朔徙則矮音委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原道訓曰今夫徙樹者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貊渡汶而死形性不易勢居不可移也伍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音朔起用度不足以貲音資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

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録民數創音瘡於惡吏故相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去聲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韓嬰曰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音扶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賈生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聞之者麇畏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修文篇曰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著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於施仁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去聲小役二十冠去聲而成人與去聲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苦荼也烏燕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邠陽曰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而冠去聲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七十曰耆而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百年曰期頤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鄉飲酒之禮養老也

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老而明養老也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王制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杖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陳忠曰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也必也親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

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通作拒強胡之難去聲烽燧一動有沒身之

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剌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内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音遥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

囂囂喧也又衆多貌詩云讒口囂囂夫音扶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内足然後郵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漢紀曰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御史大夫桑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灌溉田其旁小國少維刀貴黄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高積為

産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暴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之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善謀篇曰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檻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去聲用兵也

越絶書曰殷湯遭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内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

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剖妊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周宣王辟音闢國千里非貪侵也詩序曰屬王暴虐周人逐之彘犹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彘犹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去聲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音咸鹵音魯不食之地故割什音斗辟音僻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音遙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輕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約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紡績轉糧饋繼三軍作為轅索運糧泰半輸乎內蒯蘆葦以為約束起於負海之隅引至北河以戍之西北則逐匈奴單于於大漠東西則絕隔內外而不通秦皇帝之威行乎四海振動天下蒙恬威服北翟而還之於外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麾卷而西之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今踰音逾蒙恬之塞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音丌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獘於邛音筇笮音作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姚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音斗辟音僻之費造陽之役也漢紀曰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漢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雁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秦時嘗通伍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徇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牁江江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土今以長沙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郎浮船下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德意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邛莋可作郡上悅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繇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達之乃假巴蜀之人也初為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冀行為匈奴所得留之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為匈奴妻有子然冀常持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冀留一歲餘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冀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為太中大夫初冀行百餘人惟冀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冀身所到大宛大月支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為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羌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羣象瑇瑁則開犀玉則為朱崖七郡感蓍龜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琨瑁筍簬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兒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聲者非為厮音斯役之使去聲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韓非子曰管仲相齊臣貴矣然而臣貧垣公

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陽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工拾遺記曰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鬧筭術者萬人收四方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實并奇容麗色溢於閨房歷古以來未之有也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訾音紫議以要平聲名采善於當世夫音扶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稽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音斗辟音僻

造陽也

之津大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公也雜事篇曰寗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除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寗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此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

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註言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繆稱訓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孫卿曰古之賢人食則餔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去聲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立節篇曰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往復反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孟子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

歎乎哉仲尼弟子傳曰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之謂與繆稱訓曰伯夷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說山訓曰玟瑰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賤者弗釋棄革黈纊在衖莒之上雖貧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音洛故惟仁者能處約樂音洛貧高士傳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餐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慨然變色曰美哉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流離梟鳥閔雨謂之流離借以為漂散之義也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平準書曰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

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音俸祿賞賜一二籌冊通作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去聲者能籌之夫音扶子貢之廢著音貯陶朱公之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貨殖傳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

作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齊俗訓曰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詮言曰賈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音扶

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音升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音升數也食湖池管山海鬻蓑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音古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古瞻字馬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音扶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古瞻字多秦牧訓曰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崇高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泉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傳曰坎井無龜鼈者隘也圃中無修林者小也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人者能自為去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荀子曰假與馬者非利足

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慎子曰行海者坐而致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搆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為一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雜言曰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假真訓曰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是故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於蜀駿不能無水而浮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去聲者以衍愚者以困孫卿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覽冥訓曰夫道者無私就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貨殖傳曰農工虞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子貢以著音貯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滄古賤字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仅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窘宂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詩傳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藋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而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立節篇曰于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閒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于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素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立節篇曰里諺曰甲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遠其理尊責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也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去聲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去聲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齊俗訓曰簞貧賤之壺飧慙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

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修務訓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吾曰慤慤慤慤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雜事篇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

鹽鐵論卷四

謹案卷三第一頁前五行侯之弟招也刊本侯之弟招也刊本
侯訛係據公羊傳改
第一頁後八行詔使為離騷賦按賦漢書作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與此異
第四頁後七行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按漢書噤作拑
第七頁前四行魏冉封陶商鞅姓衛按陶當謂陶朱衛當謂子貢此疑誤
第七頁後一行西域傳云巴歈二州名按此見顏師古注西域傳並無此語
第十二頁前二行欲有所言刊本欲訛必據史記改
第十二頁前四行顓若畫一刊本若訛居據史記二據韓詩外傳刪
第十三頁後一行所贊而師者十人刊本十下衍

第十六頁後三行康樂沉湎刊本樂訛梁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刊本敬訛項據家語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然而無益于俗稍務于功利矣刊本俗稍訛治脩據漢書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羣士慕嚮刊本嚮訛響據漢書改
第十九頁前五行西面等禮相亢刊本亢訛元據史記增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安能邑邑待十數百年而成說苑改
第二十七頁前八行叔眄退而隱處按春秋三傳帝王乎刊本脫百字據史記
第二十九頁後四行迮而與季子刊本迮訛作據公羊傳改
第二十九頁後五行天若有吳國刊本吳作吾據盼俱作肹

公羊傳改

第三十頁前七行魯文公之弟也按史記魯世家文公次妃敬嬴生宣公此誤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而有用我者按今本論語而作如

卷四第六頁前三行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鄭刊本脫秦字據史記增又按徐廣曰鄭當為鄭

第六頁後八行以更賦兩脅下刊本脅訛劑據史記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六十不與服戎刊本脫戎字據禮記增

第十八頁後八行使蒙公楊翁子刊本脫子字據淮南子增

第十九頁後五行靡漢最大按史記漢書俱作滇最大

第十九頁後八行江漢廣數千里按史記漢書俱作江廣數里

第二十頁前三行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刊本繒訛贈終訛中並據史記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惟騫與唐邑氏奴按唐史記漢書俱作堂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釐負羈之壺飧刊本羈訛僖

飧訛食並據淮南子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王　詢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卷五

毀學第十八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大夫曰夫音扶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去聲以制海內功作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黿同姓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去聲義雖言好去聲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去聲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李斯傳曰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栺駕也申屠剛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

所慎益功益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包丘子飯麻蓬藁修道白屋之下樂音洛其志安之於廣廈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獻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夫音扶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前息之圖之也知去聲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人間訓曰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為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前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趙世家曰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襄子懼乃夜使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魯世家曰哀公患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泰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泰族訓曰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數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晉非不困也而鮑叔佐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謀慮不休知禍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文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亡文陽之田而霸知伯煮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竅之外者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知去聲伯身禽通作擒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申旗曰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耳智伯出行水韓虎子卿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郤穀稱訓曰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已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廣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音爭食於縣音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傳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鶵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音免啄腐鼠見鵷鶵而嚇音黑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音黑鵷鶵乎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

鵷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鵷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字防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音洛惡言不出於口邪行去聲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去聲道故禮以行之孫音遜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寃尤今人主張官立朝音潮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縣音懸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人間訓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貲財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海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請與公除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大公不避周之三公鴻忌曰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於漢水畔呂尚釣於崖壟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撕爾維鈐報在齊尊賢篇曰堯舜相見不違桑濮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苟非其人簞食音嗣豆羹猶為賴民也賴音幸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上聲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說林訓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墮子曰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劾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夫音扶太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鄙倍而悖於所聞也

嚇音黑人其惠惡音烏得若太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音頭不擇遠近商人不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為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音稅栖栖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

高舉龍昇驥驚過九軼二翔翔萬仞鴻鵠驊騮且同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壟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

侶況跛音避羝音戰北羊也羶音腥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去聲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音黑人其何已乎傳曰夫鳳凰之初起也翱翔十步之崖啄啄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仞一伸展而雲閒藩木之崖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擁蕞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詭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死利駢拇篇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叢說曰衆人以毀形為恥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所欲致其所惡音汙范雎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叔孫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去聲而不悔南華經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與閭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叔孫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非樂音洛卑賤而惡音汙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傳亮曰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預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柱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醯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辭通患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音扶郊祭之牛食養暮年衣去聲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坂不可得也南華經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去聲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去聲及其囚於囹音令圄音語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衛鞅傳曰商君既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吳起傳曰諸侯患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李斯傳曰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去聲車百乘去聲豈不足以載其福也傳亮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福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福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亮曰夫四道好鑒三才忌滿祥莩虛室鬼瞰高屋量屋有節家之災孽食無百年之貴然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愆前車已摧後鑒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以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
夭命之衆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餓尾生以信死古史考曰伯夷叔齊餓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雜篇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去聲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去聲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帛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音橫任於秦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當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夫音扶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音避害而後求祿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揣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損也夫音扶香餌音貳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音扶為烏鵲魚鱉食香餌音貳而後狂飛奔走遯身屈遰音遞圖跳也無益於死異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淵之魚死於芳餌太公家教曰網羅之為悔不高飛香餌之為悔不忍饑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婢

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音縱顯於趙張儀以衡音橫任於秦司馬貞曰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當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士隨而憂之知夫音扶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夫音扶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音避害而後求祿曾子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揣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損也夫音扶香餌音貳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音扶為烏鵲魚鱉食香餌音貳而後狂飛奔走遯身屈遰音遞圖跳也無益於死異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淵之魚死於芳餌太公家教曰網羅之為悔不高飛香餌之為悔不忍饑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臧獲奴婢

也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蔡澤曰聖人觀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貪利不止也

太夫曰文學高行去聲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皦音皎然若不可涅音乃結反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孔子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皦潔白貌

然戍音絮卒陳勝釋輟音掇耕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秦二世二年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勝李奇曰欲張大其楚國故稱張楚也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去聲顏回仲由皆孔子弟子宰相去聲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縉音晉肆其長衣長冠之禮器詩書委質音至為臣質即贄也古字假借正義曰贄之為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為贄以見其君者也古之欲仕者出其疆必載贄而行故謂為臣者曰委贄也涉博士陳勝字涉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幷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顏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秦紀曰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揚雄曰神明所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殆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憲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威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驅起剪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寶臣狄鬼信之妖發神歌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孜孜不可離已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司馬遷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

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熙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致萬乘之勢奮臂一呼而天下響應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薦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音洛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聲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去聲辭小取大雖廉狼吞趙綰王臧之徒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音怠亦欺也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

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學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繒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善郎半呼之狂人揭雄曰朔悁諰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讒德似隱非夷齊是抑惠其滑稽之雄乎況無

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徂豆之間足以觀禮

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去聲）夫（音扶）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上聲）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人間訓曰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辭也其所不能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者與之勿喜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去聲）道而富且貴莫知鄙士也於是取饒行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主父傳曰主父假貸者善養士李尋曰馬不伏櫪不可以超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文學曰禹憂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音掛）不顧而暇耕乎（修務訓曰禹沐浴霪雨梳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闕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聖人不責尺璧而責寸陰是故禹之趨時也偃遽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責德篇曰聖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知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

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全於生育然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賭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至公篇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摭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聖賢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傳去聲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去聲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曹劇曰君子務治小人務力鄒綿訓曰救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去聲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音扶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去聲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詩書負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音霸馬夫音扶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夫音扶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渝舉五羖大夫於係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李康曰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孟子傳曰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夫音扶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高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

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音洛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說林訓曰佳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說山訓曰曾子攀柩車引轅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其臣下必疎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申喜精之至也鼓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丈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澗生珠而岸不枯淳于髡曰昔者鼓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意未誠與聲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鐵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傳曰人之將死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也說林訓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雜言曰比干死紂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不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紂有三仁而商滅節士篇曰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三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桀之命矣夫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刻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有此版異也龍同姓摠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越語曰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奢也由余因為五帝三王之所以良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娭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疎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娭繼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為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千金書曰管子東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鄰其拳脅其目盛之以韜火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弧之闉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故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子管子還走再拜稽首受命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楚莊王曰世不絕聖國不絕賢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盡脊路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忠乎無士也王符曰夫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辯多君子煞衰國危君

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識苦其道不得行耳仲長統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離騷經序曰楚襄王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去聲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修務篇曰腹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駘騧綠耳斲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善聲而不知轉末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音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耶泰族訓曰夫言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傳曰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趙括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孔子所以不用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調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丈夫既沒丈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莭西入周南至楚畏匡陳蔡七十餘君無所遇趙岐曰孟子生有淑質厥父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上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惻悼堯舜湯文周公之業將遂湮微正論以辟之謂之辻遁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泰族訓曰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音扶為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音因聾何特蟬之不知重平聲雪耶泰族訓曰夫言吾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已於人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者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后帝弗臧遷閔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

類也齊俗訓曰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不足與論至繆稱訓曰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語大南華經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隘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寒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扶以伊尹之知去聲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張子曰桀罪誅者紂楚聖人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皐陶而察之雜事篇曰荊人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誣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陳元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楚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夫扶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率於流說惑於道訣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君道篇曰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察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蛇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尊賢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桓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

者也劉峻曰薰蕕不同器泉鸞不接翼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故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盜思伐之矣泰族訓曰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山人閒訓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去聲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繢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伊尹說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之臣太顛閎夭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中去聲聖主之明舉令之執政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音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音潮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王術訓曰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正諫篇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昌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

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抱之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緯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韓嬰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斬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傲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士市之民以葬闔廬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胥以死越王句踐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諍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訣臣者其國亡詩曰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美晏子曰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

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去聲稱為賢君

魏世家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任座座起而出次至翟璜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文侯曰善復召任座入拜為上卿

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

袁盎傳曰袁盎楚人也字絲父故為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凡警任盎為中郎將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之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雖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乃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徼繫請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孫叔敖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南華經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正諫篇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鄙人不能苞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也穀祿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音扶帝王之道多隳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鹽鐵論卷五

鹽鐵論卷六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去聲之才可南面者數人雜言曰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子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以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三

止遂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去聲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人間訓曰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弒簡公公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指武篇曰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雄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雄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子路仕衛孔悝音恢作亂子路去聲孔子聞之子貢子皐適逃不能死其難去聲檀弓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跖曰子以甘言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是子教之不至也至公篇曰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甫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尊賢篇曰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紂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急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而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救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衛君近佞遠去聲賢子路居蒲孔悝音恢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殺殺而禍及忠臣仲由傳曰子路為蒲大夫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過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竟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黃賵黃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黃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黃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正諫篇曰齊簡公有臣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攻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鬭之言以至此患也故患臣之言不可不察也二子

者有事而不與音預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泰族訓曰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范蠡曰丘旦殊姿湯文異狀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跖色而齊逸王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騮駃騠俱致千里

寒臧商歌以干禄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冬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憂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抹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大夫曰至美素樸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音與壞同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鈆音沿刀飾嫫音摸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皇甫謐曰嫫母黃帝次妃許慎曰古之醜女班固曰詠雲門者雖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王褒曰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孟嘗君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偶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偶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土偶人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國之墝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流子泛乎不知所止

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鷄難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冉有曰雖有美玉不剖鑱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審

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遺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音去聲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音賀巨任若無檝音接舳音逐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躡齋音容師友行行音沆瀣

鄙心猶存行行剛健貌仲尼弟子列傳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說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建本篇曰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貴德篇曰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自衛不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為賊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冠暴以仁固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宰予晝寢

寢論語筆解作晝寢謂以五色畫其寢室也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舊土之墻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壞音朽脂鏤音陋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音模母也修務訓曰夫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若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嗟噆吟喝邃蔭戚施雖粉白黛黑不能為美者嫫母仳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戚飾可以宗祀上帝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揜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修務訓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若使美人衝塵蒙垢則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被羽毛之裘戴翠帽之冠垂珠玉之飾曳綺穀之衣躡利屣而徐行則莫不延頸而行亦無不憚煩瘢瘕之得無睥面掩鼻之容哉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孟子曰人皆知以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脩性同尚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正非我也而可以厲心韓嬰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高智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厮養之賤音役于越之鋌音定不礪豐器才衰耳傳曰厭養卒厭者養馬之役也韋昭曰析薪為厭炊烹為養破而未離者也鋌箭足入橐中者也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音潮也夫音扶醜者自以為姣音交故不飾愚者自以為知去聲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自知不好去聲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

弱救泛論曰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和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皆齊簡公釋其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音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猶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棄於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貴而自貴市也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葅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音晚鹽車垂頭於太行音杭屠者持刀而睨音義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王逸曰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覩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丈王喜載與俱歸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斤駿才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貴也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天熙一作天駟孔子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遇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韓嬰曰明主能愛其所愛無使辟觀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滕薛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謂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大息矣汗明憨馬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漬汁灑流汗灑池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陋於州部埳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音洛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

然天其祝予矣 李路死孔子哭之曰噫天祝予 孔父音甫 累華督之難去聲 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送而送之曰美而艷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湣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春秋曰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曰反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皆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超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義勇篤曰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因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閹乎閹公怒之因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於婦人妒因言曰閹乎閹公怒之因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於婦人之間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過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脅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閾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泰族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音虣介毒而自害也 蠆蟲也介大也 東海成顒音雄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音冀害不恭刻轢音力公王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音彊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兩觀去聲之殃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雀鴝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可以偏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 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徼音堯反而以為知去聲許音呂遏反而以為直不孫音遜以為勇其遭難去聲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彊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妒之人為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 張儀曰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莊生曰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椎言曰百人操鶡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中山靖王曰夫衆煦漂山聚蠅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揉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 夫公旅音扶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 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富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范雎行之穰侯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擅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擅攘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婦嬖能御下敵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已而行去聲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音扶　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

罪反聽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閽主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于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濁吾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　韓非子曰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讒曰亟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

弗如也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尊賢篇曰管仲桓公之賊也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音烏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去聲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均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音升聽諸卿都大夫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伯音霸而必隨古不革襲何推車尚在也齊俗訓曰昔齊桓公合諸侯以革車侯以乘車退詠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雄制諸侯鈞者審於數之變也鞿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瑕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慁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去聲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陳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漢武帝曰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晏嬰傳曰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夫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似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不可以事一君王恢曰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救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聲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修務訓曰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陳元曰夫明者獨見不惑於衆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睦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董仲舒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抑揚何扶欲栗者務時欲治者因世趙武靈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故聖人制令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令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衆所聞衛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言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不易器杜摯曰法古無過修禮無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呂氏春秋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

也三世而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衛鞅
博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
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
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
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眷年秦民之國都言
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
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
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
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
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
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
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斂音鋭知
去聲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知淺
而謀大羸音縲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氾論

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鞿蹻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
諸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蔡澤曰商君為孝公平
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
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
矣遂以車裂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
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
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
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
其刑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瀝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衛鞅傳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謂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興土功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絕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教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勉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收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故夏后功立而王去聲商鞅法行而七國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去聲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音洛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音紫當世賤所見而貴

所聞比人本狂以已為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
死於匈奴也平準書曰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
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
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
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脅湯奏當九卿見令不便
不入言而腹誹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
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張湯傳曰匈奴來請和親
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
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
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
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
間寢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
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遠民大困貧由
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
都以深文痛訊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
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
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
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處其位而非其朝音潮生乎世
文學曰禮所以坊古防字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
罰中故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
患故禮義壞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古防
本作坊坊以畜水亦以障水者也坊記曰子言之君子
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
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傳曰在天者
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
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
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為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
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賈生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
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
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
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俶隨音厥舊禮專任刑法而儒
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
蒙其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坊古防字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
罰中故堤古隄字坊古防字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

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音允社稷也賈山曰秦皇帝計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設直諫之士是以道諛諰台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清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路温舒曰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威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訣之聲日滿於耳虚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音扶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諓諓音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說諓諓善言也又乃巧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力追反紲息列反悲夫音扶縲黑索也紲攣拘攣罪人也

丞相去聲史曰檀柘而有鄉萑音丸葦音委而有聚通作叢言物類之相從也說林訓曰楸柏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海烏同翼者相從翔霧集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翠黍之陰則郤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尊賢篇曰聲聞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季康曰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内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畤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畤咨海内舉其俊乂興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尊賢篇曰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亟禁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舟欲霸王者託於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

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譬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譬之怨譬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文學曰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班固曰公輸愛其斧故能斫治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王梁曰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音諫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胡公切此之謂也

丞相去聲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詘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丞相（去聲）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脩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上聲）蔬（疏）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為糲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孝薛（音幷）糲（音勵）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韓嬰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語仁窮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釋褐趨時當務為急倚閭而望云不達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凩夜在公實命不同

大學曰善養（去聲）者不必多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韓非子曰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音讙）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敬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為禮）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去聲）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去聲）志其次養（去聲）色其次養（去聲）體貴其禮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反賁篇曰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賢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祀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誅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猶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全之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責牲也故寶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責牲也故寶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實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曲禮曰貧者不以貸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勞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丞相（去聲）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老耄食非肉不飽衣

非皇不煖故孝子曰甘毳（去聲）吹（去聲）曾子養（去聲）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綽（音問）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無肴膳雖閒（音問）曾不能以卒養（去聲）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去聲）不足寧養（去聲）有餘而禮不足夫（音扶）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籩（音邊）豆（音逗）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左傳曰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曰是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去聲）夫（音扶）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雜事篇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饑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坊記曰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淫禮故食神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齊俗訓曰禮豐不足以故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去聲）丞相（去聲）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去聲）一也

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音扶）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音遂）宇安車大馬衣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左傳曰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曰是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去聲）夫（音扶）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雜事篇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饑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坊記曰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淫禮故食神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齊俗訓曰禮豐不足以故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去聲）丞相（去聲）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去聲）一也

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音扶）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音遂）宇安車大馬衣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者所不取而子以養（去聲）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旦無暮食薪（音奸）糲（音辣）者輦茹螻（音婁）蛄（音劉）臘而後見肉（去聲）輕煖食甘毳（吹去聲）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漢儀注立秋驅螻蛄林曰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螻之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風俗通曰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腊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穫也食新曰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音成）夫（音扶）薪（音奸）糲（音辣）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去聲）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由通作猶蹝音卒蹻音掬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戚音成不道之物詩傳曰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夫扶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音婁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去聲之養去聲而有孝子之名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之高畢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厚賜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蚩賈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晉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劉向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緜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故禮非而養去聲豐非孝也涼国丘倫反而以養去聲非孝也曾子曰亨孰羹胾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幸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丞相去聲史曰上孝養去聲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音止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陳蘇傳曰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誅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伍被傳曰伍被為淮南王安畫謀反計後事發覺被詰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弗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主父偃傳曰元朔中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使人以王與妍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殺主論死乃自殺上聞大怒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軔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董仲舒傳曰呂步舒者仲舒弟子也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去聲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去聲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音供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六

謹案卷五第四頁後二行虞氏富樂之曰久矣刊本訛入正文第十四頁後一行游齊諸子問刊本子訛生按漢書顏師古注云諸子諸侯王子令據改第十四頁後三行諸侯賓客多厭之刊本侯訛公據漢書改第十四頁後五行故倒行暴施之按漢書暴作逆第十八頁後八行庚子之旦刊本庚訛庾據文選注改第十九頁後三行祓以爟火刊本爟訛灌今改第二十頁後七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刊本尋作操討作伐並據左傳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宋秉曰刊本秉訛衷據後漢書改

第二十六頁前四行醢梅伯刊本梅訛海箕子執囚為奴刊本脫箕子二字並據韓詩外傳改增

卷六第一頁後二行宰我秉事有寵于齊按左傳闕止字子我非孔門之宰我也此以字相同而誤

第二頁後四行宋襄公知孔父之賢按說苑襄公作殤公

第二頁後五行魯莊知季友之賢刊本友訛有據左傳改

第三頁前五行使宋殤蚤任孔父按說苑此下當有魯莊素用季子六字此誤脫

第三頁後二行石乞壺黶攻子路按壺黶左傳作孟黶論語隱義作狐黶俱與此異

第五頁後四行東國之桃也刊本國訛圍據戰國策改

第十頁後六行解紵衣以冪之刊本紵訛貯據後漢書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吾獨聞之按獨字疑衍

第十五頁後八行而推車尚在也按推輪為大路之始故曰文質不變而推車當在註引韓非子史記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國有道即順命刊本命訛行據史記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無變道之實刊本道訛通據漢書改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而其皮蕞反四十萬刊本萬訛餘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不入言而腹誹論死刊本腹訛腸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景帝往來兩宮間按漢書兩

宮作東宮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謁過謂之妖言按漢書謁作過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趙簡子得叔向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趙鞅始見于傳是時羊舌氏滅已二年矣叔向與趙文子同時此誤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蒙袂按屨按檀弓作蒙袂輯

屨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鹽鐵論卷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卷七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刺議第二十六

大夫相去聲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去聲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頓壞也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闚其謀芻蕘之役咸盡

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統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東野鄙人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秦王子嬰曰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去聲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咺上聲者以為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

與去聲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音咨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去聲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令尹子西曰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訣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音扶佛音勃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去聲臣雖無道不失其家韓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音悅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夏侯玄曰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衣去聲儒衣冠去聲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璧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蓺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氾論曰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蘼蕪也蛇牀之與麻黃也此皆相似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蓺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再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斂者不為知去聲為桀斂者不為仁巫相去聲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去聲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通作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膠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訟音凶不可勝音升聽訟眾言也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通作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也亶信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閽於明禮而喻於利未詳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去聲志小萬乘去聲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去聲馬仲尼弟子傳曰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道應訓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喊若失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纓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人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至而累千里之馬此其所以多不稱去聲舉諂冊通作策曰朕嘉字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漢書曰劉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鼷負長者何為謝也吳鐸以其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長者寬曰吳鐸稱訓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爍許慎曰鐸大鈴出於吳也叢談曰口者闕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蘭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鶣音押旦音鴟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鵂無益於死鵂音休鵂鶹渴鴟也詩云相彼鴟鴞尚或惡之鳴急旦也增韻曰鴟鴞求旦之鳥形似鷄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鵂其鳴即雨為繇可以聚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也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梏牽於問音閒言者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有司桎音只梏音谷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音扶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去聲不能用雜事篇曰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侍魯定公于臺不說以告在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

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蹴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有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之過也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驁音奴良皆可然後悖熾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遺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戴負驥舉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去聲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音捻駑音奴音鄒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駑廐御也扼通作軶轅端橫木駕馬領者此賢良文學多不稱去聲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嗟諸生闇音達茸音戎無行去聲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持也故秦王嫷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秦紀曰李斯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潘生曰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叢談曰士橫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況乎位天下之本朝暗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尚首功務進取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百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

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葅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惠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閭音銀爭聲鹽鐵亦非為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音扶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音鄂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聲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韓非子曰夫良藥苦口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故愕愕音鄂然後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音鄂此乃公卿之良藥鍼音針石正諫篇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皆出走曰臣則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諸葛恪曰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

也蘇氣索貌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公孫弘曰窮巷多悓曲學多辯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音扶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覩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食貨志曰文景之時屢赦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故謂之都相如傳云車從甚都是也遐氓所居蕞陋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嚎故其閭閻吝嗇村陋之狀出故謂之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予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予大夫也賢良曰夫音扶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閎天太顛而已班固曰高祖起於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卒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材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蕭曹樊酈滕灌之屬謂酇侯蕭何平陽侯曹參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酈商汝陰侯滕公顓陰侯灌嬰也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帝王世紀曰伯禹生於石坳水經注云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余氏解云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曰北夷今鳳翔府岐山縣也地與畎夷近故周即岐而我獨頑似鄙是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迭通作軼相過也不知返數煞後終於厮音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音掌京師

才駑音奴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長音掌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酖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音洛之聞出無佚音逸遊之觀行即負羸音縲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音瘴山海内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升載夏蘭之屬妄搏音博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平準書曰縣官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楊可告緡偏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上拜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

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所戒切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暮器不終歲

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音壞案几席緝蹈音牒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糈音釋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音達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古腰字欽古本作臉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强巨兩切夸文表無裹紈袴音褲皋音徒裝生不養去聲死厚葬送死殫音丹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聲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之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反質篇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侠

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搖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伎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搖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蛚音方言曰蛚蚗齊謂之蛚蟟蟬之別名奚乎音也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音異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孔子世家曰孔子云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貶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聞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夫扶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去聲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坊古防字之訓曰泰族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窮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刀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

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竽瑟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傳曰人有六情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曰詩云贍民孔易非虛辭也

大夫務於權利急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去聲殺不食故緂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今富者遂驅殲音纖尖網罝音掩捕麑音兒卵音亂魚音魚鼈音別鮮羔羳音兆羭音俞胎扁音皮黃口穀音谷鵝音俄鴨音狎沈猶鋪百川鮮羔羳羭幾音胎扁皮黃口穀鵝鴨沈猶鋪百川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淺苴音疽蓼蘇豐奚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音卓茅茨不剪無斲音卓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穎音影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井幹復屋甍井刻花置其中也雕文檻修雕文章也堊音珮壁

飾古者衣服不中去聲制器械不中去聲用不粥於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去聲之物刻畫音壞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鬬虎唐錫音提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止則就槃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音之軿音駢中者微輿短轂頓尾掌蹄夫音扶一馬伏櫪當去聲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去聲絲其餘則麻枲音徙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禕音揮袍合不緣夫音扶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音曾簿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縉繡羅紈中者素綈音啼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音扶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音湛輿無植及其後木斡音零不衣長轂數

幅蒲薦笠音立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榎木具盤
韋桑革常民染輿大軫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
結綏韜杠中者錯鏕音鹿塗采珥音二靳飛鈴古者鹿裘皮
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美麑豹袪庶人
則毛綦音庫祁音鍾彤音同樸羝皮傳今富者鼲音渾鼲音吾狐白
裘音計代黃古者庶人賤騎
鳧翥音住中者罰音計衣金縷燕鼲音喝
繩控革鞮低音皮鷹而已及其後革鞾音茅成鐵鑣不飾
今富者鞼音劇耳銀鑷音聶鞮音列黃金琅勒罰音計繡弁音掩汙
垂珥音二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音壞暴乾古者汙尊坏
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
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
鍾中者舒玉紾器金錯蜀杯夫音扶一文杯得銅杯十賈
通作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宋世家曰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

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古者燔黍食稗而燋音畢豚以相饗其後
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
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
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音如鼈膾腥麋卵鶉音純鷃音晏撜拘鮐
音台鱧音禮醢音海醓音希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
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音婁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
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
古者庶人耦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
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音扶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去聲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禰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謂之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

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皷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塲古者德行去聲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去聲而急於禮而篤於祭嫚音慢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音移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為去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音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樀音腊之寢牀移音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樀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幃幄塗屏錯跗音夫中者錦綈音提高張采畫音壞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音邅蒻音弱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蘭音吝蘧音瞿蓧音除而已今富者繡茵罽氍蒲子露林中者獡皮代旃音邅闥音達坐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穀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腊音惜馬腞音唆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曰蹇音簡捕庸脯胾音而煮豆賜鷰谷瞶音憤鴈羹自鮑甘瓠熟粱和炙古者土皷土堪枹音浮擊木拊音府石以盡其歡明堂篇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莞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也及其後卿大夫有營蟜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浮去聲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堅音即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竭國靡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以為窮民純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之野高不墳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斲音卓今富者繡墻題湊音腠棺梓棺槨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音提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簴簴其曰明器神

明之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人乎哉及其後則有醢音海音希醢音海音海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及其後則有醢音海音希醢音海音海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縣音遙吏素桑樔素上聲人衣去聲紈音丸綈音提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伻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去聲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音思罳頗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也劉熙曰罘復也罳思也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是聲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曲禮曰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杵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排優連笑伎至戲

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音記象珥二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禕音揮璧端簪珥二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若亡焉斯已矣斂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厭意極乎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

馬是以財行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綈去聲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雜事篇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夫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敝而君君之臺觀帷幔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共音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王符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忘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垂衣拱手而已古者親近而疎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澹古贍字蠻夷或厭

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芰音技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音其下不借鞔音漫鞮音低革鳥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音九裹紃音巡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閭作朋音快苴音蛆奏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音戎芰音技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修務解曰堯毋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鬢髮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音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音朔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音朔幸之郡縣富人以貲音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槷音徹頓釋名曰槷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封禪書曰自齊

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反

質篇曰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銅三泉之底闕中離宮三百所闕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事成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懈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

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過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聚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與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默首匿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上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始皇默然久之曰如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

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淩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鄰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谷永曰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

氷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言封禪書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樂大因樂成侯見求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河決而黃金不就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其後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不售上乃誅五利妄言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絶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音妒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音妒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音妒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音妒也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肉之蠹音妒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音妒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音妒也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曼子馬知禮曾子曰曼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當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必粟也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身危傳曰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榮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救匱第三十

丞相去聲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音閙枉者過直橈通作撓屈也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去聲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示之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當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必粟也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大夫曰孤子語孝璧音璧者語杖貲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去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夫音扶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音潮一邪伊望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田蚡也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畢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音彭侯之等傅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隳壞其緒此音避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公孫弘傳曰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凡為丞相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館舍五處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故良田廣宅暴斃音徹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音潮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丞相去聲史曰吾聞諸鄭長音掌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音扶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去聲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

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顧師古曰素空也素飡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鍼音針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胡建傳曰胡建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說山訓曰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也今欲下鍼音針石通鬰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音針橐音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扶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臿決耳棠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扶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舜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愚者雖處平敞音昶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去聲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音升職任然後爵而祿之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音潮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

周式序在位 今吏道壅而不選古作通富者以財賈音古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為郎顏師古曰若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去聲垂青繅擺音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酷吏傳曰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主術訓曰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辨慧慤給則棄驥而不式雖其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管子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商君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韓嬰曰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閻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閻主則必危其所愛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言固為去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音扶傅音輔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揀守相然後任之樂毅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結交者立名之士也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雖司夜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泰族訓曰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闕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填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道應訓曰聖人之處世不遺有技能之士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主術訓曰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聲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喑者可令守圉而不可使有言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無大小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鹽鐵論卷七

鹽鐵論卷八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屬諸小吏屬病也小吏屬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今小吏祿薄郡國繇音遙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古贍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

荀悅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

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苟禄薄外而不充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禄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禄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為所濟俗也語曰貨賂音路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下廉者先之身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音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主術訓曰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晳之僞也韓嬰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言則翕翕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鴻烈解曰鄧晳教鄭人用其竹刑鄧晳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音扶欲影正者端其表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音房入聲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音巡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駃騠驥騄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春

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王制曰刑者倒也倒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政閽而不著百姓顛蹶音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康誥曰若保赤子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晳也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晳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鄧晳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乃行氾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姦塞子產誅鄧晳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扶音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泄治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音汙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談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容無益之士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盡利者利農事者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兵略訓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音鋤子器皿不居況鉏音鋤民乎指武篇曰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晳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鋤所以別苗也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害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

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者五帝之鞭策也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字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睹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騰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音扶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

者覩鳥獸挂音卦罻音尉羅而喜也孔融曰古者敦龐善吾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淩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節皙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道應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曰施惠說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則是閔無行去聲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韓非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飢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

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朱鴈曰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楊惛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然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字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庠勸學行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音潮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古贍字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悋音吝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腰�lì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也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竊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音遶蛇音迤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去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

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扶何奢侈暴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澹古贍

守不足通滀音畜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音扶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去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耗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

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亢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堁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去聲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飢饉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亢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堁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

堰澗葉津塗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漸被洎而已雪不封條陵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蓋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閭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詩曰有渰音掩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飢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叔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注音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洛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注音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音極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通作價以便百姓公私雖廣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注音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

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頗師古曰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挽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貴音世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遙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通作價器多堅硜音坑善惡無所擇更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音于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通作價貴

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哎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於民卒徒作不中去聲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去聲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司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石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音縣爚音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去聲賓非為去聲主也炫音縣爚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去聲民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通作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音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

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
頌以風聲去之今乃玩好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
抵諸戲炫音縣燿音耀之物陳奇通作誇之殆與周公待遠方
殊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
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
沒於淫樂中矣應劭曰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
穎曰抵當也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
御射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
頗師古曰炫燿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與幻同其
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
術皆是也漢紀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
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
海上通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孱

具餼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
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
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
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
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昔周公處讒以畢士執禮以
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贊音至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
廟是見太孝之禮也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
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音亦
狄鞮音低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方之民也夫音扶犀象兕虎南

玉所守北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
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

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台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寡君欲觀楚國之寶器楚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者賢臣也理百姓寶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怨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抱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晉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

曰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

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不能者雖隋和滿篋音怯無益於存亡隋和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去聲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蓄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音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音影非負其兵而適吳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桓公桓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

晉獻不寐尊賢篇曰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公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泰族訓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音扶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于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陳琳曰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强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紲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故春秋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蝝虫藜藿為之不採鄭昌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音避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匡人畏孔子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衛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之賊也是以縣官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去聲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音杭牧豎音樹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去聲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闕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

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

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音扶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指武篇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忽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撓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詮言曰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夫音扶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氾論曰一世之間而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氐音低人冉駹音茫龐音髦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音扶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通者習善遠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隤音灰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音運讙音歡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旌羽被矛戟劍楯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頑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罷罷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

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邉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音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音絮行役戍音絮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音避鋒銳而牧罷音疲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音疲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閒音允社稷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慙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

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音遙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

者安業今山東之戍馬甲士戍音繫邊郡者絶殊遠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去聲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或叫于宋太廟曰嚄嚄出出烏呼于亳社如曰嚄嚄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夜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隣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以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以泣也嬰曰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以為有人丈夫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

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謹案卷七第四頁前六行秦穆公謂伯樂曰刊本謂訛請據鴻烈解改

第四頁後一行在於沙丘刊本沙訛抄北而驪刊本北訛特並據鴻烈解改

第六頁前四行獸窮則觸按韓詩外傳作獸窮則齧

第十頁後四行以武斷於鄉曲刊本於訛至據漢書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魚驚不中殺刊本殺訛穀據禮記改

第二十頁前四行聽馳言而幸得按註音移則馳疑當作訑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自阿房度渭水刊本自訛有據說苑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遂以不升刊本以不訛不以據說苑改

第二十七頁前八行默然久之刊本然訛默據說
苑改
第三十一頁前四行嚴青翟刊本翟訛瞿據漢書
改
第三十四頁前五行寧成家居按寧成漢書作寧
成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不知而辨慧憿給刊本憿訛
懷八行適足以輔偽飾非刊本輔訛轉並據鴻
烈解改
卷八第三頁前五行鄭駟遄殺鄧晳按左傳遄作
歂晳作析
第十五頁前六行魔衣而盭領刊本盭訛暨據韓
詩外傳改
第十六頁前七行屠人截馬之術刊本截訛戳據
漢書注改
第十七頁前一行騾音羅驢音閭刊本羅訛蘆閭
訛離今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齊宣王與魏惠王按宣王史記
作威王
第十九頁後五行士之甚刊本甚訛其據春秋傳
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為寗武子臣于衛按是時衛
已無寗氏且武子去孔子更遠也此史記之誤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令氏棘人冉驪按棘人疑是
棘字此誤析為二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按
漢書作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以為遠方絶域不收之民按
漢書收作牧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其勢不攉按漢書作其勢不
相攉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　煒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卷九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執務第三十九

相去聲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音扶稱上聖之高行去聲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泰族訓曰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蝡音兒音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去聲德如河廣何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也徐幹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好學之謂也偝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鵠首而望之不如鵠雖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馬雖有逸足而

不閑與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音扶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漢武帝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昏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川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去聲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名陵之會子上聲督之為主春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曰其言盟于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何言乎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

楚楚有王者則倭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要略曰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人問訓曰三代建德而王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樹怨者無報德傳曰上聲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去聲積而成君子雜篇曰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合小而為大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貴德篇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蜫音特今冥贊音作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欲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

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之國家安寧人事簡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不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淒萋萋興雨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若今則繇音遙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

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田富民以據服之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隨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鄙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蝮音冥蠆音特今文作螣生而水旱起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葉者曰蟘食節者曰賊食根者曰蟊賈誼曰嬰恩生孽蟲食苗心德無節蟲食葉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哉傅曰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長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主術訓曰閒暗師曰白素何如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夫音扶坐言不行則牧童鳥獲之力逢須堯舜之德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夏太康時人學射於羿者也荀子非相篇又作逢門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多言而不中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聲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雖苦口之藥智者必進而務之逆耳之言如其速謬未知所救忽而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梽音挖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

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音洛歲不盜年譏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斂不過十一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主術訓曰夫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招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而欲用之如鞭騶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春秋曰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者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惡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刺奢篇曰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陰陽隔有竄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慄愴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音扶高堂邃音遂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廇音溜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音眷犢

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債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嚼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粞之苦也從容房闥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卒步行者之難也同床衽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軶輓舩登高絶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狐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顇顑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鄉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公孫鞅曰以戰以殺去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鐸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委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秦可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絶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壞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紿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以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訾音紫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税商賈車船令出算也贖罪告緡音民興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音扶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蔡邕曰書戒弭亂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窴顏瀚海之事征討珠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闚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大景之蓋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闗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疑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王不行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音疲於籠垂音捶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呂氏春秋曰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音察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覽三隧音墜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音允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王之慮也揚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音汙勞而不卒猶耕者勤休而困止也夫音扶事毀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淩敵者身亡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虎兕相據而蠭蠆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音諫齊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腾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勤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敵之衆臣恐强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惟謝將休士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出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雨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敵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指武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若不恤人之急

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音蟬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殺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司馬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塞尤曰漢武選將練兵約束輕裝深入遠戍匈奴創艾而天下稱武夫音扶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通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觀公孫弘曰有高世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固見敖於民故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

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接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士卒不解兵弩未絕天下壯士不出戟伸眥張目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無尺寸之功天下歎息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至今為後世利兩主之迹足以為效自是之後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音挽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音挽輸而澹古贍字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音朔為蠻貊所紿音怠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令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音驍散音傘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扶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伸長城反賂遺而尚跼敎音傲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一作必怒也匈奴俘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鬬大鬬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粱酒萬石稷米五十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

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床紂為肉圃酒池燔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剝誅者別孕婦擾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語曰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以大御小者王去聲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魚國良御不困其馬以魚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瀌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瀌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繆稱訓曰戎狄之馬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秦攜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箠棰上聲以笞音恥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箠棰上聲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司馬遷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弒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襄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愈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擯棄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五等圍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強于五伯閉閭偏於戎狄嚮應瘖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羣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牧孤秦之斃籠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夫音扶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音意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司馬遷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軒轅戰涿音卓鹿殺兩曎音驛蚩癡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魚龍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石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造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威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攡誅篇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其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武王伐紂過孟津渡水折舟過谷發梁

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宿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癡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去聲避害以為黎民遠慮劉敞曰孝武皇帝慨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馬銜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作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百疲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去聲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鬬之所利賈山曰昔者秦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詩云雍雍鳴鴈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去聲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黃歇曰易曰狐涉其尾此吉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揄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賈生曰秦魚諸侯山東三十餘郡滔津關據崤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戰之兵俎稷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崤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滔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懲蹈其所以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蔡澤曰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去聲而為諸侯宗周室修禮長音掌文然國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頹川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

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雎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脽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尊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音潮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音潮力寡則朝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音潮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泰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去聲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前之充腸也廣雅曰附子一歲烏啄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啄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鷹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啄之類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音扶禮讓為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音潮人也嚴安曰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車馳轂擊介冑生蝨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攘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進不可勝載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音扶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惛音慘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走于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地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寡救周伐戎至郊周襄王時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于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諸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千有餘歲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去聲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

城大圍匈奴單音蟬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音氈裘之長音掌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作昆耶古本作邪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虜音鈔於是下詔令減音檢戍音絮漕寬繇音逸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匈奴傳曰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衛青傳曰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名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使驗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昆邪王萬户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户銅離為常樂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於是天子嘉驗騎之功曰驗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昆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減隴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驗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去聲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蕭繹曰武王資聖智而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於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夏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為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通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貢於遼險之路現寶珠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異獸之類遊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鏤斲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紀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覩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徹德被冥昧者也秦任戰勝以威無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王恢曰昔者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擾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人間訓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音朔起長城之北還音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古作昆邪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

足以償其所失也李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音零古本作離支技令離聲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音集走東胡辟音闢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齊世家曰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語曰桓公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趙世家曰武靈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貢之楚富丁之魏趙黔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鴈門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滅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音至鳥之追雚崔匈奴勢慴音疊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慴懼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鄣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匈奴傳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而棄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遣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冒頓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侵冢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夏為敵國夫音扶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

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鈃吉訓曰夫為

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
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
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民思之者若旱之望雨孫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
心而歸之湯武是也兵略曰得道之兵車不發動騎不
被鞅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貴不去賤農不離野招義而責
之大國必朝小國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
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同惡相處天下為鬬不愛民之
順道而動天下為鄉因民而處天下為鄉因民而處兵略曰發無義之兵害莫大焉禪天
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

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故至於攘天下害百
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
所以仇也孟子曰君不鄉音向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
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律書曰
秦二世
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隘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
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
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
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
以燕趙能得意焉匈奴傳曰諸戎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燕乃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於是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
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及李牧為將匈奴不敢近趙邊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
故破走月氏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
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
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
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王恢曰夫匈奴可以力服
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
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
上以為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音禮不
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
之功而見靡弊之效匈奴不為加俛音免而百姓黎民
以敝矣是君之冊通作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
為計者固若此乎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
強行入為寇則匈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
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

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音異劒而走故募音慕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音賽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夫音扶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韓非子曰越王入宮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兵略曰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憬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脩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金鼓未聞旌旗未舒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通作擒也車轂音之重之費士無乏絕行音杭陳音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輟之門郊者也伍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　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音纍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皋未知所止皓皓古本浩浩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音疲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後不可數音朔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徵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强先帝絶奇聽行武威還襲音集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音敲埆之地壯者死於祁巨夷反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適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匈奴傳曰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極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故祁連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也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音鐸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强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閒如甘水焉張騫傳曰張騫言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强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信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發使四出皆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音扶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或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劉向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貲經四年之勞而歷殘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其費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敖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掠取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

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以興擊斬首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縣者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卒散卒失士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音機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聲可詳用無徒守椎音槌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之語滑稽而不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音瘴塞音賽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滑稽之吐酒也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司馬貞曰滑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夫音扶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音妬如人有疾不治則寖音漫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平聲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去聲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

不可廢則名冠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爲身執囚而國幾亡宋世家曰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爲禮爲去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颾音標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賓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音質蹻音腳而扶猛虎也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德行延及方外毋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音亦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斂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虺音式蜴無所輸其毒虺音毀宾訓曰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

而不出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又曰女媧之時卧倨倨興昭昭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顓顓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魁魁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蠆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壺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詮言曰在智則人與之爭未有訟在力則人與之鬬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攻所與時成也聖人無馬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音質蹻音腳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詩傳曰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相收也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歸而去子反告莊王莊

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嗟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以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府艾而張亦作艾如張也）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泰族訓曰周處鄧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毀鼓槌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道應訓曰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音逸）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

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鹽鐵論卷九

鹽鐵論卷十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氾論曰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指武篇曰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

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戎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人間訓曰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聞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顯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音逸而亡戒難去聲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其戎事也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蒐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音磊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之輕舉潛進以襲音集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音蟬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奴加切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音鋤耨而候望燧音遂燔音燌舉音拳烽丁壯弧音胡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音保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匈奴傳曰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開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謾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鷹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剌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

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閒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繆稱訓曰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湯施而厚望惠怨而無恩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復恩篇曰施德者責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一作鵌音宥之會書公紿音怠夷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吉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鵌匈奴數音朔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修務訓曰身正性善發憤而成憒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眊眛莫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音叟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泰族訓曰聖人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轶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於胡皆為伯音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傳曰墨之性為絲弗得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撽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非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邪而越嘗氏來周紀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即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去聲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音斤鑒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賈誼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寬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摧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用兵紀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匈奴傳曰周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即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悅亦不預厥問作揆度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顏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慎曰亦狄本犬種故字從犬及後戎狄獵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彭城彼朔方匈奴傳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王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音磊而禦強暴也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大禹誤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道應篇曰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人間訓曰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詩云鎬京辟音壁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修文篇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普天之下惟人

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渠而固兵略訓曰善守者若與御寇攻不待衝隆而拔善戰者無與鬬泰族訓曰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帝王世紀曰武王見暘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牧誓王戮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戮也王乃釋箠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白髦麾諸侯入下車以劒擊之周公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名公為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名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因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徵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名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名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憂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魚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郤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郤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郤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郤公對曰不可郤公出

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於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道應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禾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順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事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酋而載之木解其紐而帶之勿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據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等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奔其質厚葬靡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壁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音扶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賈誼曰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組耨之人也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俛仰阡陳之閒非有語於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魚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乎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班固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鞮扑不可弛於家刑法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

未行之有逆順者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大夫曰詩云猶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氾論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春秋曰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追何為中國追何大之也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故四夷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音絮漕所以審勞佚音逸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古贍字出禁錢解乘輿驂賑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曰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驂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古陣字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覽宾訓曰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犯嶮敵殘不義百往一反聲芮盛也是故壯質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憯愴於內廝徒馬圉輸車奉饟道馬遠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籍而死所謂魚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飲人血甘之匆匆故自三代以後者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繇音遙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音遙無踰時之役詩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音掌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音悶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音脚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

勢居然也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撟）蝮蛇有螫（音式）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聲非去聲）子曰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去聲）而折衝萬里之外也詩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匈奴傳曰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閭眛妄行也韓非子曰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去聲）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音形）隧（音遂）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修務訓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

鬧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免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去聲）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音扶）何妄行之有乎（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舜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左思曰劒閣雖嶢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詩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周之衛人莫能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音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音磊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朱修地利也春秋曰冬浚洙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畏齊辭殺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音爻嶔音欽巖是也宋世家曰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寧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巖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耶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頴臾有勾踐之變而為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闕庶謂莫敎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孫卿曰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兵略曰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曼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氾論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許慎曰迴迂難也或作固固必也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無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阪音低嶺音爻塞而亡於諸侯晉有

河華（去聲）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
桀紂有天下無有濟亳（音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
利不固無衛以守之也釋通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
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音疲）擊其虛（蔡澤曰吳王夫
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猛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
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吳語解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於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音鉗）中設扞關以距
秦秦包商洛嵴（音交）函（音咸）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
成皐太行（音抗）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
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荊代燕塞碣石絕邪
谷繞援遼齊撫河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關梁者
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
取惡（音汙）其無備得物之易（音異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
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去聲）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

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折而待傳去聲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音比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肯介七尺之利也

燕丹子曰荊軻刺秦王右手執七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敷單次可學而故及於難使專諸空拳刺容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使專諸空拳刺容

不免於為禽左傳作鰝設諸禽通作擒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

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

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七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劒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劒以刺王子慶忌拄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拔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以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劒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其辱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音挺之鋌音挺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髻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劒蹶決音

強弩以與貉虜騁音逞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音扶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熟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三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堅也鵰鶡者也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劒者也犀軸音逐兕甲非不堅也蘇秦曰棠谿墨陽皆陸斷牛馬水截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禾流

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韝中金鐵乃滿遂成二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音逐以仁義為劒莫之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道應篇曰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馬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及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揚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夫曰荊軻提匕音比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刺客傳曰燕太子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荊軻於是尊荊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羽聲慨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卿進奏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環柱而走群臣驚馬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專諸手劒歷萬乘去聲刺吳王尸孽立正縞冠千里吳世家曰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夫持鈹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于匕首刺王僚交於匈遂殺王僚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聶政自衛由韓赶

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音潮暴尸於市韓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為聶政母壽聶政為政驩愈恣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夫人巖之勢之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之所以待政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

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葅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唐睢且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吕氏春秋曰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

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音貴之負齊桓公遂其求

雜事篇曰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桓公與莊公為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劒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

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搡劒而去桓公曰寡人之所得者劫劒而去今劫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君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桓公任以國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貴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推鋒拊音府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匾區之亳音薄魚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鄣鄣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音霸諸侯八國服姚賈說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售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孔子曰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具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盤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冉有曰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逐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讐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鄧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

鹽鐵論卷十

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謹案卷九第六頁前四行年譏則肆按譏疑當作
饑
第六頁前八行浚發爾私按浚毛詩浚作駿
第七頁前六行剌奢篇曰刊本剌奢訛雜事據新
序改
第七頁前七行隩隅有竈刊本隅訛虞據新序改
第八頁前七行蕺安車者按蕺疑當作載
第十頁前八行漢有冥顏瀚海之事刊本冥訛閒
據漢書改
第十一頁前八行齊策曰刊本齊訛魏據戰國策
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刊本兩俱
訛雨據丹鉛録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而可與樂成刊本訛可與樂成
功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居於西河圖洛之間刊本圖
訛圖據史記改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出朔方高闕刊本闕訛朔據
史記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秦穆公都雍郎刊本郎訛郊
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并國十二按史記作并國十
四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乘閨而窺宋城按公羊傳閨
作闉
第三十六頁後三行揩笏而朝天下刊本揩笏訛
捉肋據淮南子改
卷十第二頁前二行天子大斝刊本子訛下據史
記改
第二頁後五行陽為賣馬邑城刊本脫邑字據漢
書增
第五頁前三行天之無烈風淫雨刊本烈訛裂據

說苑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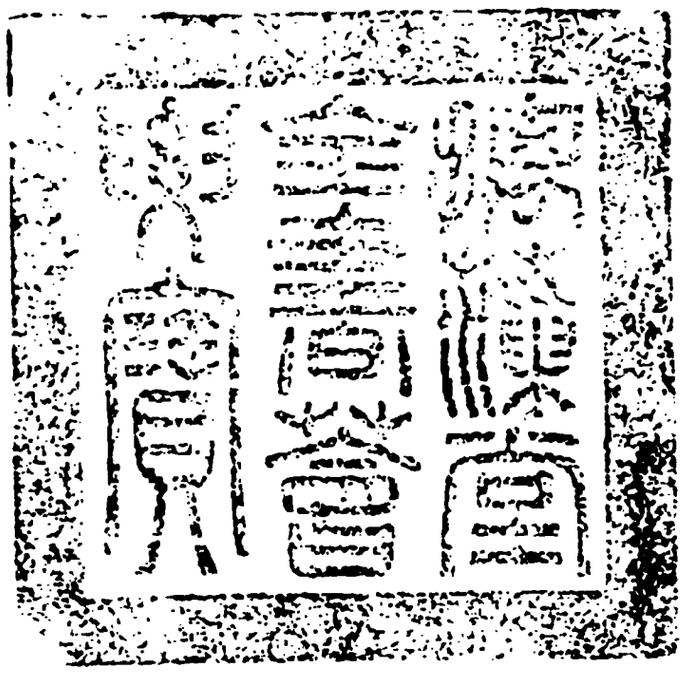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三行融吾生弁明弁明生白犬刊本弁俱訛弄據路史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刊本脫中庸二字又尼訛弓並據漢書增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公子蓋餘屬庸按左傳作掩餘燭庸

第十九頁後二行明日為五萬竈按史記此句下有又明日為二萬竈七字

第二十頁後三行吏民不相慘刊本慘訛繆據淮南子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編修臣方　煒

謄錄監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鹽鐵論卷十一　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卷十一　漢　桓寬　撰

論功第五十二　明　張之象　註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音氈帶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鏃音族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殖生長也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慶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蕪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遠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鄙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

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罷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音凡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已貫穿也又聯續也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音慢於禮而簡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邊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最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丘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絕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踰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蒙恬築城因地形以制險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渡河踰陰山築亭障以逐匈奴地廣而無用之人不可以守也蠭目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勢而騁欲志得而威加天下以為地廣不益其德而務開疆不休其民天下不堪其勞百姓不親其政矣陳勝吳廣無尺寸之柄起窮巷之間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者何也以秦之政不得民心也故曰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以力者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蒙恬築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最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丘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絕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踰人不識敢問其說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蒙恬築城因地形以制險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渡河踰陰山築亭障以逐匈奴地廣而無用之人不可以守也蠭目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勢而騁欲志得而威加天下以為地廣不益其德而務開疆不休其民天下不堪其勞百姓不親其政務在敦厚至今文學行是古之賤嚴詘諂之誅十餘年遂滂池而盈溢是故皇天疾誠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下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

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篇曰當舜之時有苗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潮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音駝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扶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克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道應篇曰

臣固怪之夫音扶人臣席天下之勢席藉也因也奮國家之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于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舍遺記曰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荊楚義乖巡狩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臣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為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人憐之失其死矣凡伯囚執而使去聲不通春秋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晉取

郊沛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王師敗於茅戎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遠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南越尉佗音駝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音掘強梗戾貌自稱老夫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縣稱制與中國侔先帝為萬世度恐有翼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公音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及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浈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別將巳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軍繆氏至左邑桐鄉開南越破以為南海九郡元封元年夏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浈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軍繆氏至左邑桐鄉開南越破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校尉擊破南越將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去聲南面稱王提挈也珩佩玉也所以節行止也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音癡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音逸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傴僂跰胝無胈膚不生毛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于茲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鄒衍傳曰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貞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榮侮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音盈海列子曰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說林訓曰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幷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秦族訓曰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淵默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音扶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而大本舉矣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通故由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

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音疲弊所恃而達瀛音盈海乎蓋越人美贏音螺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音昔音翟咕惜而怪耳修務訓曰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美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人無天壽各以其好去聲惡音汚爲命畢以功力不得其死知去聲伯以貪狼亡其身論語解曰畢有罭之君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畢而代之畢春秋傳作澆浞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之地智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貪故謂貪爲貪狼也老聃曰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叔向曰兩軍相加而柔者克焉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去聲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去聲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慶殃之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善立名乎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蠃蛖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遠爲遠詩慎曰月盛則蠃蛖內滿精也蠃蛖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曰不可爲遠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音冥螣音特生此災異之應也賢寘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

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蠆咮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盡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日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王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蓂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蠆咮絲而商絃絕貴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今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泰族訓曰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乘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形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官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陋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關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重蜺迅雷袄風

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掌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罷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淮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毋制予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噎而不揚老子曰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爭者逆德也事

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哀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姜尸流血以爭壤土宰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兵器曰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薤麥夏死地形訓曰木勝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薤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薤水也水王而

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助損氣以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

鷹隼音筍不鷙音至猛獸不攫音脚秋不蒐音搜獵音癬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音汙殺好去聲賞惡音汙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李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音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轡利銀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矣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纖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音逸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音扶徼音交倖誅誠

庶音遮質蹻音腳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阜山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有嬰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

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奸音寒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鏤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秦族訓曰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殺管蔡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覆稽趙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觀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士辜豈不哀哉秦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信不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多足以亂矣詩云宜犴音寒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秦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蔪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鶵非慈雌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鶵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師化為貴至精為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象形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弗招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淩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韓非

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聽焉而聞之使民心睹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

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聽焉而聞之使民心睹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

伐齊而春秋惡音汙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陵遲能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故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聽焉而聞之使民心睹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

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皋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皋陶

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厩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搤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劒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包曰古者樹棘懸鼓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懷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論心不勝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

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繩銜刑罰者國之維韁音接故繩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韁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主術訓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銜轡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銜則制人無銜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蟻離其居也獲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

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蟲音妬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音蹶而禦駻馬也銜馬勒也橛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文學曰繘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秦族訓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舉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執繘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轡音逐非其人則船音舟覆傷音商吳使宰嚭披上聲持軸音逐而破其船音舟秦使趙高執繘而覆其車越絕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日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擢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傅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景者殭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泾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泾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世自殺鄒陽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扶音為相去聲者法周公為衛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扶音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為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十二

漢桓寬撰

明張之象註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至孔丘也墨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

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夫音扶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為醫也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末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末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魏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戾人道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范雎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害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

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曰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墝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屬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荊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雎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泰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啟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而

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腰裹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音瘧螫音式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音泛濫為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稽音畜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作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

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薪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樂王鮪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千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遹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溢豪傑擅私為之叢藂姦有所隱則犯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菑豈特曹衛哉夫音扶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經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閒音閑草之害也

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汙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音汙直繩姦邪惡音汙正法諸御己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字非矯邪若檃音舌隱木括輔正弓弩者也弧刺弓之檠音郎定切輔也檃音隱括輔正方者也輔檠之正弧音胡刺音郎定反也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讎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見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繇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曰孔子在卅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或幼或少或長或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氏弃後勝佚魯市之鷙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溪氏踰垣而徙魯之鷙馬牛者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可化伯夷傳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音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音零圄語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擊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壓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

亡若癰疽之相潘音泮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音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瞹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主術訓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令自闕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令殺人者生剽音漂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懈怠輟耕而隕音允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音亟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耳心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過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閻殺吳子餘祭公羊傳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辭

於人不稱其君闇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適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闇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表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宮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今無行去聲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蠲蟲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音瘡未瘳音抽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大夫聲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音扶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立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悔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魯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曰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泰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坐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搆仇讐之怨故事有鑒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鑒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說山訓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殤許慎曰言禍相及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誣心禮書曰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不以多剌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鑒音衣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殤許慎曰言禍相及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誣心禮書曰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汙惡止其人疾始而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汙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

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之道也春秋曰曹公孫會自鄴出奔宋公羊傳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于孫賢者于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敖梁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加盾也其以罪加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而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罪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昔者丈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音扶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音涯之峭音俏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音疊慄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音酌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知其有傷也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揖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氾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本體矣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陷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音旱虜篤秦紀作督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存國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庖音烙音洛之刑而秦有收孥音奴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憚之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踧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胃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紕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人間訓曰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戰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殘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二世見殺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闔東閭樂作亂於望夷閭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官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旱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掌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檀弓曰魯人有同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

見焚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苟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中論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也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秦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扶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任昉曰漢興既遂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曆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弗改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圄犴成市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痛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文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幦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幦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幦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罷觀其俗而和其風揔衆議而定其教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鄉無夜召之正者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主術訓曰日水濁則魚喁政苛則民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鄒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洛音其業樂洛音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古音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劓音瘡於箠推上聲吻音刎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士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衆皆潰去靈王下車而歸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曰此弒於芋尹申亡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

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己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泰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

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音疲馬不畏鞭箠推上聲罷音疲民不畏刑法雖曾音增而累之其亡音無益乎孔子曰鞭朴之于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邐之勢異也夫音扶鑠金在鑪莊蹻音腳廣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蹻音腳害之分音問明也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鍥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好去聲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去聲讓而有子之亂人間訓曰魯季氏與邱氏鬬雞邱氏介其雞而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邱氏之宮而築之邱昭伯怒

怒譖之魯昭公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邱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齊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子之大重或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于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令王言屬諸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救印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人間訓曰徐偃王為義而亡衰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氾論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纂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蹶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

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嘻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膚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嚴刑矣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去聲未聞刑罰

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羣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

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漥音秦紀洩篤秦紀作督責而任誅斬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惡者為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音拑首不勝音升其刑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

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曰語云戰勝易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死者強察乎息民之為利者富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去聲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猶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猶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音烏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音紫議夫扶音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危也危者非一日而安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威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威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諸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弒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益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掌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既躬明慈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秋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汙以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

任刑必誅劓音義臬盈蘗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燕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豪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應道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慊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扶音治民者若大匠之斲音卓斧斤而行之中去聲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温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埶治者因法汎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制所由生則應時變不知法制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

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聖之書守舊敎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不勝其質殷夏之文不勝其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

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汜論曰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厥策鍛而御駑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詬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去聲善幽厲興而民好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剖刷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之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則游於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音質蹻音腳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扶音推上楚正亂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

之所謂賢也南華經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泰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嘗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檃音隱括括音栝斧斤欲撓音鐃曲直枉也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善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堯曰十日並出而燔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也吾將為實乎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無以天下為也庖人雖不治庖尸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宵吾將為宵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遵其皮冠槀父問曰為堯所讓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頴水之陽箕山之下子貢曰夫隱桔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

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　往者應古本作杜少伯正古作百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堅盧徐穀古本作敦漢紀又作勃之徒亂齊趙山東闕內暴徒保人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泰山琅邪羣盜徐敦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闕都尉曰今豪桀多連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刺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音衣欲以短鍼音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稅跖音質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盜跖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聲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誠能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膲音轎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音邊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雜事篇曰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平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斷已然鑒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辭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

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竟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故夫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去聲者孔子也治魯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孔子世家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益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公謂諸大夫曰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顏讎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遇圍於匡詩傳曰孔子于行匡人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莫能興也子路入見孔子曰君子固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甚憊而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夫音扶知時不用猶說強音稅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

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
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俱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繆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離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逡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逐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逡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逐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行合行不同對門不通孔子曰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閽大夫妬孰合有媒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西自南自北南奔救之是以嫫母音模母飾姿而矜奪通作誇西子之於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也故嫫母執乎黄帝黄帝而美者未必喜也而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薦細珠為簾幌朝下以承月夷光當軒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嫫母衣錦而施員薪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音烏已故適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子西謗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音扶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去聲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

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歲而亡）豪俊並進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閭（音銀）焉侃侃焉（顏師古曰閭閭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卒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音悅）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長音掌）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徼音察之意也）切而不燥（燥音索）試（音彬）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顏師古曰試文章之貌）

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立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溢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從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音悶）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音鐃曲也）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辟便僻也舉止輕揚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音烏）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

於利也　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音允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易曰括囊无咎无譽顏師古曰括結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車千秋居丞相位謹學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遣詔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音扶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音掌同行去聲阿意苟念以說音悅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選也顏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桓寬此論托為客言總評議其得失也

謹案卷十一第二頁後三行匈奴居於北邊刊本邊訛籩據漢書改

第六頁前八行至浿水為界刊本浿訛淇據史記改後同

第六頁後一行魋結蠻夷服刊本魋訛魁後二行稍役屬真番刊本役訛後並據史記改

第七頁前五行下浿水刊本浿訛滇據漢書改

第七頁前六行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刊本脫

人字侯字並據漢書增

第九頁前八行莫能相通者刊本能訛得據史記改

第九頁後七行夏后氏戚之刊本戚訛鏚據漢書改

第九頁後八行躬俴骭胝無胈脅不生毛按史記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以無俴骭二字又臣瓚云字書無俴字李善注文

湊字作傂字耳

第十二頁後四行桓子曰無故索地按戰國策此下尚有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十字

第十二頁後五行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刊本見訛建據說本周書訛任章輔訛歸並據戰國策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禍無不見也刊本見訛建據說苑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暈適背穴抱珥重蜺刊本穴訛冗重訛重並據漢書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土在中央中央者刊本脫下中央二字今增

第十九頁前二行王者之政化之刊本之訛也據說苑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按趙政或作秦政

第二十五頁前三行潛德獨運者刊本德訛得據以知大體矣

第十二頁前七行握火陋刀按陋疑當作蹈

穀梁序改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赤心有剌刊本剌訛棘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以無賢人也刊本賢訛聖據漢書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伯州之孫按左傳語伯宗之孫州犂之子與此異

卷十二第一頁前八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刊本八三二字之訛今改

第二頁前四行爭者人之所末也按鴻烈解末作本損其有餘刊本損訛捐據淮南子改三行同

第二頁前八行必欲霸主強國刊本欲訛有今改

第四頁前一行頹林竹兮捷石蕾刊本捷訛捷據漢書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足以知本體矣按淮南子作可以知大體矣

第十二頁前七行握火陋刀按陋疑當作蹈

第十四頁後五行哀公執贄請見之刊本贄訛摯據禮記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郤氏介其雞刊本介訛芥據鴻烈解改又按左傳作季氏介其雞與此異

第十八頁後三行仲孫氏叔孫氏刊本叔訛季今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刊本啟下衍人字據史記刪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必有驗于今刊本今訛人據漢書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刊本試訛誠據鴻烈解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不可令調音刊本令訛冷八行本制訛治並據淮南子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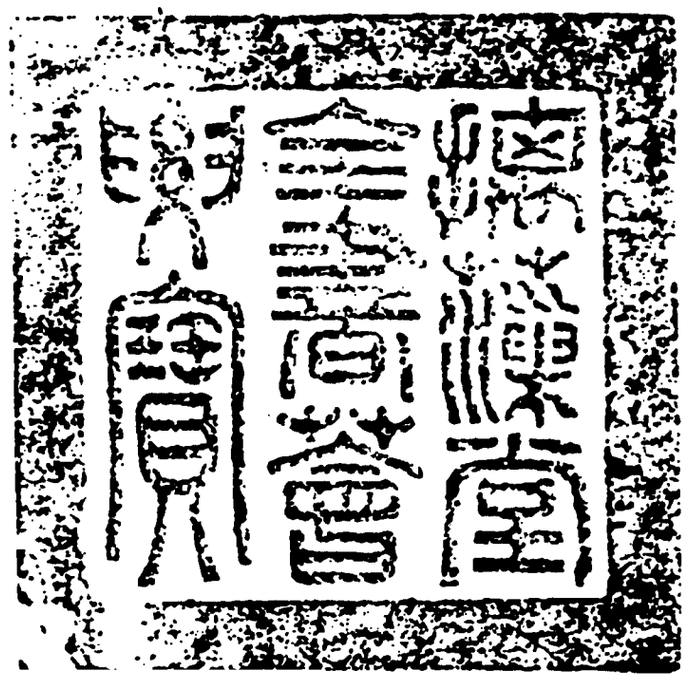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後一行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刊本內訛周據淮南子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屠牛吐一朝解九牛按吐漢書作坦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君之疾在肌膚刊本之訛子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堯戒曰刊本曰訛自又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刊本垤訛蛭並據淮南子改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按崔靈恩云侯國有小司寇無大司寇此史記之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　燁
謄錄監生臣仲耀淞

缺 页

說苑

〔漢〕劉向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說苑卷一至三

臣 王杰 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愼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臣等謹案說苑二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撰成帝時向典秘書因采傳記百家之言可為法戒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曾鞏校書序云得十五篇于士大夫家與舊為二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

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戒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叢談襍言辯物修文為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案今本第十法誡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後有反質篇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芻之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公武蓋偶未見也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說苑原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七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治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

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卷一

漢 劉向 撰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踽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周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豈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搏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

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

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悄悄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

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皐陶為大理益掌畎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

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武王問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察譽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為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

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戍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

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請閒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魏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强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孥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孥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

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眺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棘蓁

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莫瘥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六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

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風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鄰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畢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畢故藥嘗乎畢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畢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莞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馬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馬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莞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樂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矣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

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亡商德不亡周德不亡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
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二

漢劉向撰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畢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

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

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

而有衆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

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
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
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
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
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說曰
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
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

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
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
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
鮒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
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
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
逡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
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過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
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
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
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
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
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
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
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
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鄉者望子疑以為人
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
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
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對曰昔

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毋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

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瑯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

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親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

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輕車乘馬三返不

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
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
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
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
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
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
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
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
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
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
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
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
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富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
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顯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
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
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
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
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
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
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
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
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
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
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霑三族延及交游
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聞之厚取之君而無所施
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
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斂之百姓以為己
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
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

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譆不譽也

高綩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綩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

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懇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禄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刑與閒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懇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覆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三

漢劉向撰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閒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通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凡弟故

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

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蹌蹌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絶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惰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

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棟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鉥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滕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

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坐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

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寗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寗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劒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燥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

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

曰不可昔者東表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
塔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
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妻而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
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滌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萎
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
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

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
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
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
於末也
虞君問盈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
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
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
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
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
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
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
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
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
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
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
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
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
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于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
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

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
則一兔走使萬人攘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
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
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
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間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
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
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且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
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
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
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忌難也故欲立長君
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
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
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
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剌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

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謹案卷一第三頁後五行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按戰國策作文山在南衡山在北韓詩外傳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

第十頁後三行樂毅聞之從魏歸燕刋本魏訛趙據國策史記及劉向新序通鑑前編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筦饒犯我以義按新序筦饒作筦蘇

卷二第五頁前五行過翟黃按韓詩外傳資治通鑑翟黃並作翟玭此與新序同

卷三第二頁前四行而能為本按孔子家語能作能此蓋與集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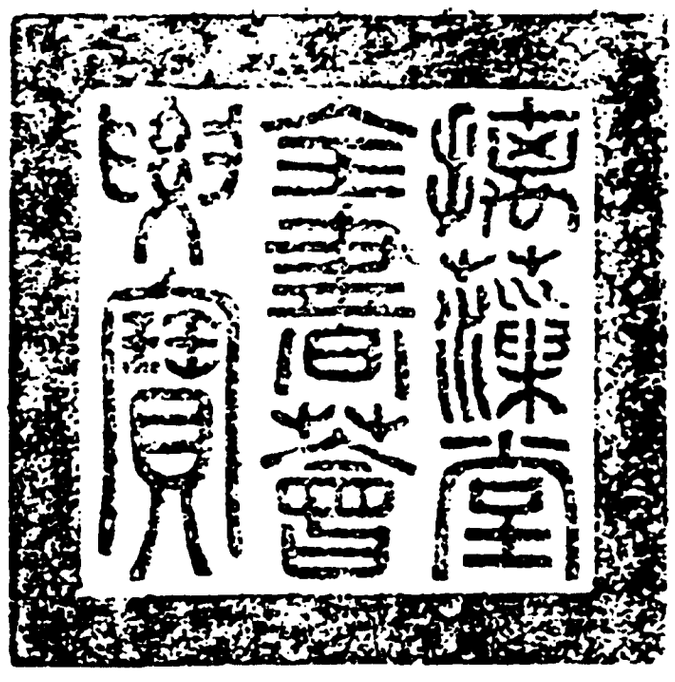
第四頁後八行立體而不去按立體孔子家語作體節而施之曰馴按禮記馴作順韓詩外傳作拱立

第五頁後二行不凌節而施之曰馴按禮記馴作順孫

第七頁前五行好問近乎智按禮記問作學

第十二頁前五行人而無良按毛詩及韓詩外傳人而作民之

第十三頁後一行先君受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按左氏云陳小而遠無援又云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此以為仕翟者誤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編修　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　臣令狐慕蜀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六

子部

說苑卷四

漢 劉向 撰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範

立節

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潔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

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舉仁而士不與焉舉賢而士不與焉舉孝而士不與焉舉悌而士不與焉舉慈而士不與焉舉惠而士不與焉舉義而士不與焉舉禮而士不與焉舉樂而士不與焉舉貞而士不與焉舉良而士不與焉舉勇而士不與焉舉敢而士不與焉舉敬而士不與焉舉謙而士不與焉舉讓而士不與焉舉辯而士不與焉舉察而士不與焉舉慧而士不與焉舉聖

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劒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子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

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關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關壞

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問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陁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

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昔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肹用中牟之縣畔設禄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肹脫屨而生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褚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君而報君其僕曰君之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禄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纓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

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

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

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

說苑卷五

漢劉向撰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述職當桑蟲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惽惽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暗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壯
損則用下壯下壯損則叅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
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
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
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
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
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
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
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
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
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
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
奈何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
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
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
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
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
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
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
非眞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
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
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
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
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
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

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彀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彀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彀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

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間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大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

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内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穀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

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警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地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
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
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
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
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
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雖文法
者有三千餘人莞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
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
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
得三人來莞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
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
也故君子蓋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
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

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
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
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
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今容高蓋駟
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莞仲迎而問之曰吾子
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
者有三千餘人莞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

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五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國以善之不善古者國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國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哀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遷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

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噫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五

說苑卷六

漢 劉向 撰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蹷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蹷以走蹷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蹷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

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七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恥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蓄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succ
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簞笠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七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簞笠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子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已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

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廩者不

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眾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

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穀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為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蓋行乞而愴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

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癩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

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

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

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令

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皆嬴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曰武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名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徵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

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
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
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
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
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
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
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
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
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
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
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
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
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
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
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
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
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
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
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
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
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
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
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
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
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
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
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
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扶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

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六

謹案卷四第七頁後一行而杞梁華舟按左傳孟子華舟作華周

第十頁後五行佛肹脫屭而生之刊本脫屭二字訛播字又脫生字據新序改增

卷五第五頁前二行善推其所為而已刊本為訛有今改

第七頁前二行正始受命之統刊本脫命字據漢書路温舒傳增

第十頁後二行天暑市遠刊本市遠二字互誤據家語及集語所引本書改

第十頁後三行使夷子掃地將祭之刊本地作除據家語及集語所引本書改

第十三頁前四行故其五年始書螟刊本五訛元據春秋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今主一宴而婬人君相刊本宴訛謀據國語及資治通鑑改

卷六第一頁前七行勞而不伐刊本伐訛怨據易繫辭改

第一頁後二行北方有獸其名曰蛩按爾雅北作西此與山海經同

第一頁後三行甚矣其愛邛邛巨虛也按巨穆天子傳作距爾雅作岠

第四頁後三行舟之僑獨不與焉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圍曹之役舟之僑始為戎右迈自城濮逐殺之未聞有逃賞之事且下文有龍嬌嬌及廉者不受等語與上介之推節書辭及新序節士篇所載介之推事同當是誤分為二耳

第五頁前七行將使人加紳而封之按漢書內吉傳紳作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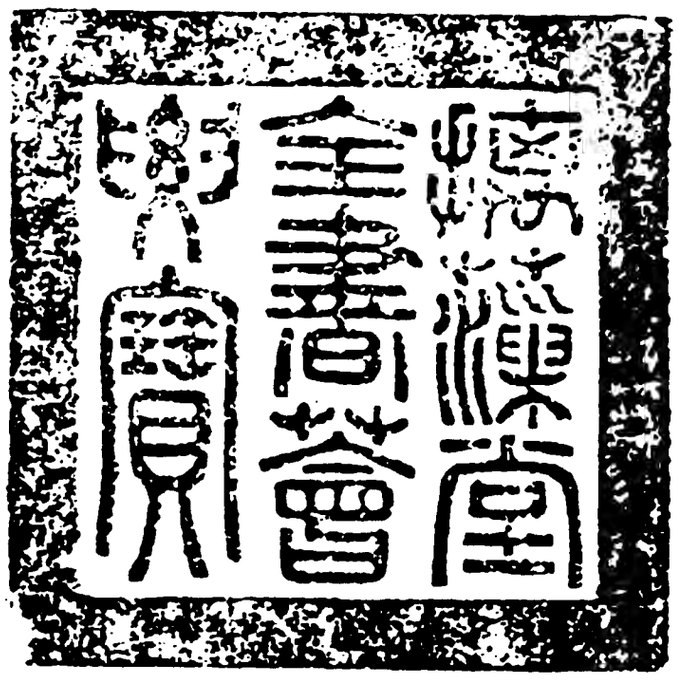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七行智伯朝士待臣按戰國策朝士作國士

第十一頁後三行至孫趙將世益衰刊本孫訛子

將訛朔據史記趙世家改

第十六行前七頁奪庸織之妻按左傳庸織作閻

職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淙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令狐慕蜀

謄錄監生臣杜安詩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說苑卷七 八

漢 劉向 撰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政理

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疆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霸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

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正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

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陁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幷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幷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棄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棄鼓之所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佚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尊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

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棄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棄鼓之所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佚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尊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搖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蟲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啟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宋君宋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

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恵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宋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

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苟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古易常而以從俗為動故曰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古易常而以從俗為動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曰敢董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徵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鈞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

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之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奪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故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奪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已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

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貍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為人主危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豪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豪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貍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為人主危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

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彀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

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蟲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閭羅門之羅牧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閭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牧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說苑卷七

說苑卷八

漢 劉向 撰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辛紂用惡來宋用唐

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强刦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强中國敗强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强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菜季子并黶州楊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産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强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强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逐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内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内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强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

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締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瓜瓞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子為

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殺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兵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褓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

趙任簡枏如秦兵不敢出鄔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

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鄭元去陳自是之後殷萬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治而失箕子與鄭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綳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

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清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竪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矣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

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曰甘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甘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乏矢和調而後求其中大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其知能焉令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羊益之滿把飛不

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撼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孰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

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辯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善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為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旣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疏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

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令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盍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浍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

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幷為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忽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而不肖者俱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人也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讒言之賢者怨之不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寨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噲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

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令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讒言之賢者怨之不

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於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卷八第九頁後四行柑者大利不可盡用刊本大下行給字據集語所引本書刪

作林國

第十三頁後七行又有士曰王林國按孔子家語作鐕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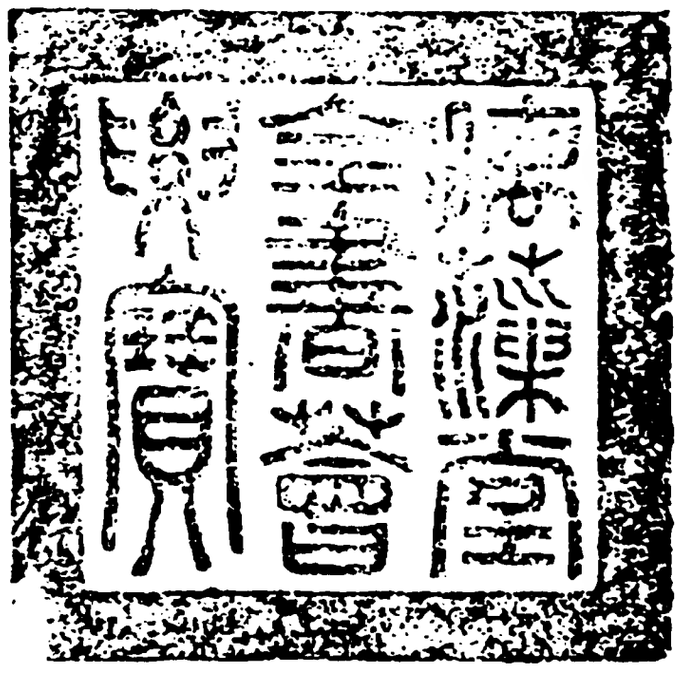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後四行無不消也按孔子家語消作充

第十七頁前四行士不中道而見刊本脱道字據韓詩外傳增

第十九頁後二行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按此

作饘粥

條已見第六卷十四頁繁簡不同姑仍其舊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澍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杜安詩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說苑卷 九至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九

漢 劉向 撰

正諫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酳荏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

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睞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

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遂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樕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

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葬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葬築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令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葬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幷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幷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幷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幷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刳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蔡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為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

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筍簬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筍簬路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甸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筍簬路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蕪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吳以敬舟吳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吳以敬臺吳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瞻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瞻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

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名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養鳥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之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令見戮於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令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令君有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無諱言令君有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令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徵有故乎國家得徵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得徵有叛者乎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徵有兵乎大臣得徵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

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十人一作入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未畏其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郎中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甚眾故願大王之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

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鏤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湲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掇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

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
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
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
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
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
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
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
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
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
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
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
哉

說苑卷九

說苑卷十

漢 劉向 撰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
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
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
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
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
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
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
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而虧之持滿者而覆之人之道虧盈而與之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

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噫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

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

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

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寡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葬寵牙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寖浸七晉文公是其效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於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於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於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寖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逡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慢其子慢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綯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親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

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

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竪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蓋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吾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敗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

慎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後之下之使人莫忌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也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鑪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紂殺闕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盖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

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諛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

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沖天豈不高哉繒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必有恐咎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成田學於子路三年田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田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烏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田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一

漢劉向撰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

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於王而出之

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柽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柽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柽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問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

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

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名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於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禎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

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駿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駿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

失計於廟堂之上苦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

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如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礬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陁君子誠能刑于內則物應于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容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

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穉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紿而築於秝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為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聲短衣而遂僕之冠管

仲隰朋出馬越文身翳髮范蠡大夫種出馬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馬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鉞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萬花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桉澤予昌州州鶴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澹秦踰滌惿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揄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

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絶不及四隣詘折加戚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絶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朥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詔訣燕則關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竪子採樵薪蕘者踦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矍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善用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晉治七十二滕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蚤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愛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有道若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

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
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
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捄
君之偶錢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
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
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
君為我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
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
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
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
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
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
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
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
孟嘗君輟食寮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
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
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
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
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
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脩肆矣文
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
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知此誠患之大者
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
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
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
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
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

灰未朽者葬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
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
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
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
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
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
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
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
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
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
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
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
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
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
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
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
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
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
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
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
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
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
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
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
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
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

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
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
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
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
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
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
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

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
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
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
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
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匡其

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謹案卷九第九頁前一行司馬子綦進諫按家語
綦作祺
第十二頁前六行使燭雛主烏而亡之按韓詩外
傳燭雛作顏鄹聚
第十四頁後一行敗於夫湫按左傳夫湫作夫揪
第十七頁後五行梁孝王郎中枚乘刊本郎中二
字互訛據漢書枚乘傳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故事無遺策刊本遺策訛作廢
業據漢書枚乘傳改
第十九頁前六行可掇而絕刊本掇訛引據漢書
枚乘傳改
卷十第二頁後一行自益者損刊本損訛缺據集
語所引本書改
第十五頁前五行令時韓魏與秦孰強按戰國策秦
策又琴刊本誤瑟據高氏戰國策注所引本書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熒熒不滅按家語熒熒作焰焰
作始
第十頁後二行申旗伏琴而對曰按申旗伏琴戰
第十三頁後八行青青不伐按家語作毫末不扎
卷十一第九頁後五行得知王子刊得知二字互
訛據郭茂倩樂府所引本詩改
樂府所引本書改
第九頁後六行乃揄脩袂刊本揄訛搖據郭茂倩
第十三頁前三行乃往見范宣子刊本宣訛桓據
襄二十一年左傳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往貸粟於魏文侯按莊子魏文
侯作監河侯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澍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杜安詩
謄錄監生臣陳紹貴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說苑卷十二
三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十二

漢 劉向 撰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

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紘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敢忘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要離聶政布衣韋帶之士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揩屩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即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

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安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咸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安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安陵也夫安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亦曾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之怒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揩屩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即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

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安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名倉唐而見之曰擊無

慈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斗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歟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羣臣閼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君患之名其相曰為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喜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名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紛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與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

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容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容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

君盖賊以慢野以闕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貪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掀者

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
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
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
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
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
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
宜使楚耳
秦楚較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
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
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較
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
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
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
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
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義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
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
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
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歿絕
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滒定獲
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
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敦
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
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興其凡子胥被髮乞食
於吳閭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
舉級頭百萬橐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
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
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如百焉然後止當若此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
時梧可以為其柑矣

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殺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黶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黶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劒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十二

說苑卷十三

漢劉向撰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閱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舜鄙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舜鄙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舜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回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舜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閨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綀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

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跱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共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共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訣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

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郗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黿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二國將亡矣所學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郗疵郗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

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咸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咸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

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咸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

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表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夫不孫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在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

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炙灼爛者在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

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禮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桓子桓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予桓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桓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宦宦其謀我言而不當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

其衆故破我於桓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旷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詐其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燓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燓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

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燋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燋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

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隣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剸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挾靈公之手而撓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
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
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
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
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
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
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
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
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伐伐
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伐師齊又
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
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
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
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
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
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焉人
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乎其言人之美也
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
得無數卜乎
安陵纓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纓
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無
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
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
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
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纓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
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纓曰敬聞命矣江乙
去居暮年逢安陵纓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
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陵纓曰子豈諭王乎安
陵纓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

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閒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霓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纓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纓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纓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纓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汲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予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頗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頗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

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衆之以假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鄶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鄶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

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薆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郛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倪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三頁前二行秦王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刊本安訛鄔據戰國策改

第九頁前四行今王衆不過數十萬按漢書陸賈傳無十字

卷十三第二頁後一行晉有澤鳴犢舜華按家語作實犨鳴犢舜華史記作竇鳴犢舜華

第六頁前二行不棄美利而背約刊本背訛偕據戰國策改

第十頁前七行在人之右刊本在人訛作出入據漢書霍光傳改

第十頁後七行餘各以功次坐刊本以訛用據漢書霍光傳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智伯請地於魏桓子刊本桓訛宣據戰國策及資治通鑑改又任增戰國策作任章

第十七頁後八行孔子問漆雕馬人曰按家語漆

雕馬人作漆雕憑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濬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舉人臣陳紹貴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說苑卷十四至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十四

漢 劉向 撰

至公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

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戍其子也曰吾欲

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

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閟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

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雖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時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雖與寺人瘠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晉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

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諸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贏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馬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舉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文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私也吾不以

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棻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慤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令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恩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

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漢劉向撰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劒利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白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柰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

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一

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畢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僭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忽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號令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劒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嘗矣故將有死之心士

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束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黃
金橫帶馳騁乎淄滒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
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
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豫則肢體不用
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
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
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
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
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
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
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
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武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軍垣以為賈區胡
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
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
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
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
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
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
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
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則武之心勇猛之節以
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李法曰壘壁已具
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
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眇穆無窮變無形像復
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庖之守尸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
影之像形也聞不及給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
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

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溪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僥僥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僥僥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而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

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愈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不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之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漯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漯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閒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國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

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
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
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
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
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
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
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
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
以戚多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
道也易曰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
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綏晃以尊賢有斧鉞以誅

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
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
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
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
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
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
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
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智聰達之

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衆強足以獨
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
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
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
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
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
悄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尊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尊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五

說苑卷十六

漢劉向撰

叢談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游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圃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竝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道其道大夫將昌天道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関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衆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蟲蝝走牛羊

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
慎勝害戒勝災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
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
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猶心
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
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
為善者得道為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
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草
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
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
不早夫有禮者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
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陵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
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慎終如始常以為戒
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
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衣食足
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
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
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
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
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

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辱
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
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
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慢事者後憂福在受諫
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
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為百姓謗悔在於妄忠
在於先倡
蒲且修繳凫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嘷河以委蛇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
能寡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
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
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
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
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
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
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
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
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
謀於未形聽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
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谷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
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為興水火金木
轉相勝早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
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
目導心
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
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氷廣大
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營
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
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
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
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

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繇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天下不遂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

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鴟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鴟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鸇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龜鼈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阮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蠋欲類蠶蟬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濇然女工修蠶漁者持蟬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譽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為恥君子以毀義為恥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為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
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
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
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為取也不知與之為取
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為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狼
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
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
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
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
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敝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
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
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
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
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
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
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歟
默無過言慈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
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耀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十六

謹案卷十四第二頁前二行長曰謁按春秋戰國策新序謁並作遏此蓋與公羊傳同

第五頁後八行孔子於衛主雍睢按孟子雍睢作雍疽

卷十五第四頁後三行七里之郭刊本七訛十據戰國策改

第五頁前二行黃金橫帶刊本訛作金銀黃帶據戰國策改

第五頁後七行孝武皇帝時刊本武訛昭又穿北軍垣以為賈區刊本軍訛門並據漢書胡建傳改

第六頁前八行勇猛之節刊本節訛意據漢書胡建傳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一曰心逆而險刊本逆訛辨據家語及尹文子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記醜而博刊本記醜訛作志愚

據家語及尹文子改

卷十六第一頁前四行叢談刊本訛作說叢據本書目錄改

第三頁後一行猖獗而活刊本獗訛蹶據字書改

第八頁前六行初沐者必拭冠按楚辭初作新拭作弹

第十一頁後七行榮辱之主也刊本主訛本據易繫詞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陳紹貴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說苑卷十七 八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十七

漢劉向撰

雜言

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佚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佚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於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

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强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貴之身涉敵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强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扶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扶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為天子天下藏之故君子

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
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
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贍種漁不足以贍網治天下有餘智文
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
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遽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
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
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
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
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
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庾為
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
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
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
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覩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
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禮也其善者以
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
所為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
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
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
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
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
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
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

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驊騄駟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鐘不爭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刃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令子持楫乘桴浮乎江淮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家家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慤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斧斤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惟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辯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鸇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鱣鱓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

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壓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名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

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詘詘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

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莒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

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乎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闕龍逢比干無知而比干無患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

以知没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攟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淒淒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鮵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鮵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行仁既知且仁夫何有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益弟子曰子夏有益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

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跲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王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

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衆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語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八

漢劉向撰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攙搶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

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
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
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
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
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
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弗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
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星辰出於四

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
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
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
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
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
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
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杭蒲葦菅

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
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
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
足也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
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
恒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
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潤潤

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焉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陽雌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為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甚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

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刼嚴社而不為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崩賵之命不為不應其父絶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名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大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

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麏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

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頂鴛鴦思麗化枯折所至龍文龜身燕頷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故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

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儆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祉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蓁蓁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負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頸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鶺鴒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子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無穡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黶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貪禍令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

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闇然而止膛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而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

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括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烏一足來下止於殿

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見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謝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絕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董伯為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罷占之罷曰如君之言則辱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虎祈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

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猶猶食駿騺駿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駿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烏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烏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烏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烏乎師曠曰東方有烏名諫珂其為烏也文身而朱足憎烏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烏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疾黎於階上令人名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

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疾黎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蟲風之所颺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猶

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
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
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毉秦越人能活太
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毉者曰苗父苗父之
為毉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
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
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毉者曰俞柎俞柎之為毉
也捣腦髓束盲奠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
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
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
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
物故有昧投而中蚊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
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
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
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
棄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
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
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搗藥
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
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
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
夫亂君之治不可樂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
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
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
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
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
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
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

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名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之丘其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吾子其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謹案卷十七第四頁前二行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刊本敬訛項據家語改

第四頁後七行子思子庶為臣按孟子子庶作子柳

第九頁前六行是何言也刊本脱言字據集語所引本書增

第十四頁前一行是襜襜者何也按家語襜襜作侶侶韓詩外傳作疏疏

第十九頁前八行天地以成國家以寧刊本脱天地以以成四字訛成據韓詩外傳增改

卷十六第八頁後四行悠悠我思刊本悠悠訛作遙遙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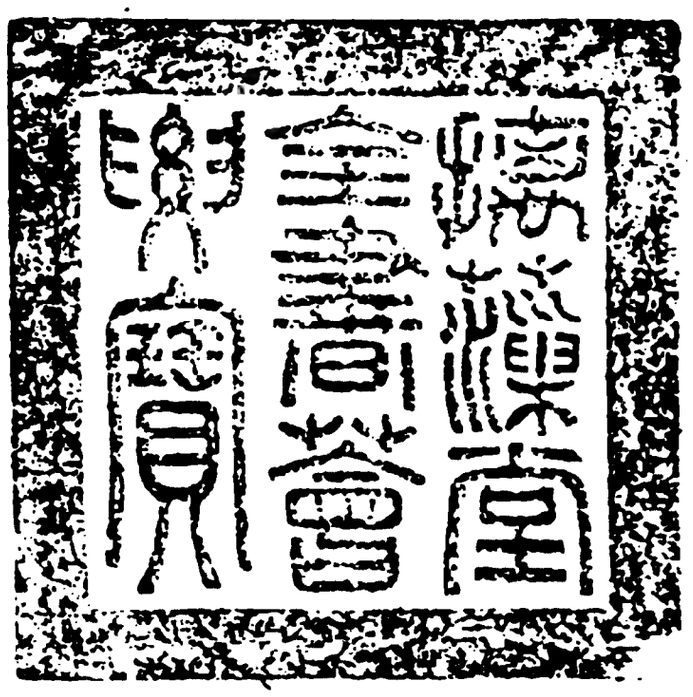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七行黃帝即位施聖思承大明一道修德刊本施訛惟大訛天一道訛道一又脱德字據唐類函改增

第九頁後五行物故有昧投而中蚊頭刊本頭訛喙據唐類函引本書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大如斗刊本斗訛拳據集語所引本書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蚊頭龍頸刊本頸訛翅據唐類函引本書改

第九頁後二行燕頷雞喙刊本頷訛喙據唐類函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深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程　銓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說苑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十九

漢 劉向 撰

修文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

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澽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鼈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苴絰杖立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嬰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

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

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揩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

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行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

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

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勞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雹為贄雹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雹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

雉為贄庶人以鶩為贄鶩者鶩也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為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斧鉞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舉兵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來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

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苗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蓐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獵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妖不殀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綈緺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車大夫與大夫曰參與元士下士不用與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褒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衾飾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思厚備盡美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曰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君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之後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而無以應

古者有當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
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
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
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
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衆衆
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
家之主人冠立於作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
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齋者思其居處也思

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
日將入户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户喟然若有聞
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
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
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
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
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登

愒愒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
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
焉
韓禍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
者也而子不用乎韓禍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
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禍也未得事河伯
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
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
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
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韓禍子曰詩云莫莫葛
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
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
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
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
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
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
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為人役是故君
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徵達而能
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
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

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
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
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薦俎列籩豆此有司之
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
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
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
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
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
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
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詻樂方
作孔子至彼聞詻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
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
不圖為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
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

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嶰谷之
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
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
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為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
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於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
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
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
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
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
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大聖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
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
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
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
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為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鐘磬
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
廟也此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

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

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誕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

温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再有侍孔子曰求來兩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主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嚴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自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說苑卷二十

漢劉向撰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珠實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盖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鴥鴥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鴥鴥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

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敝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

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鶴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珠璋婦女傿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

為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鋼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

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臣聞之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

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

也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

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門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還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滅國十二開地千

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洎治魏而市無預賈郤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徬徨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戕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蓋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紝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當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粳粱之殽衣練紫之衣

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失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忘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腹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惡聞嬉戲之遊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姦情亂嫡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僊僊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

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令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令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櫝葛藟為緘

為絺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令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缺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饋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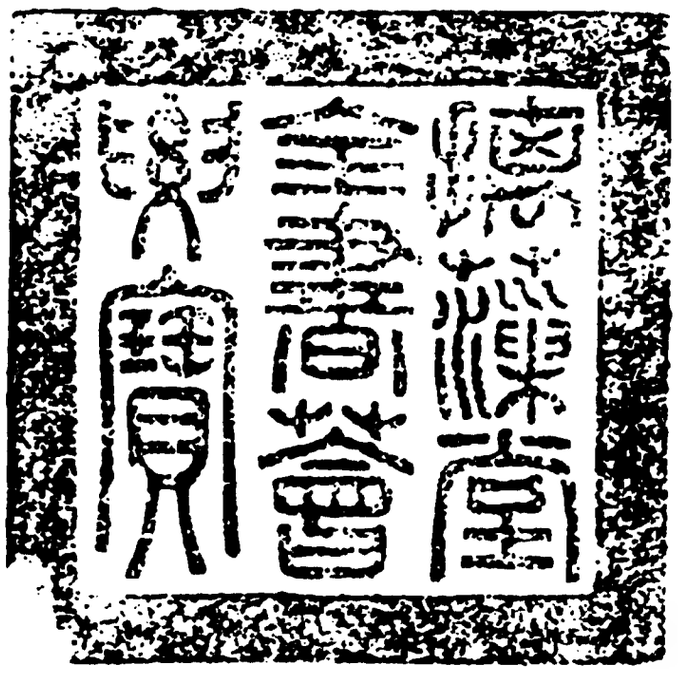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子貢問子石子石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

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
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
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
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
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
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
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
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縞為冠也而越人徙跣剪髮遊
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八頁前二行質爾人民刊本質訛
告據詩大雅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大矣哉刊本缺大字據別本補
第十九頁前八行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刊本謹
訛懽據禮記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感條暢之氣刊本條暢訛作滌
蕩據禮記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小人以聽過刊本以字下衍
飭字據禮記刪
卷二十第十一頁後八行無固尚可下衍乎字據
昭九年左傳刪
第十四頁前五行盛之土缶之器刊本缶作鉏據
集語所引本書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程　鉞

缺 页

新序

〔漢〕劉　向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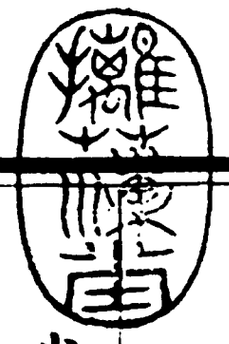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新序卷一至三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新序目録

卷一 雜事一

卷二 雜事二

卷三 雜事三

卷四 雜事四

卷五 雜事五

卷六 刺奢

卷七 節士上

卷八
節士下
卷九
善謀上
卷十
善謀下
臣等謹按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案班固漢書
藝文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世說列女
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録一卷
唐書藝文志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
者十篇鞏與歐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
若是蓋修志皆述開元著録之目故据唐時
全本為言逮鞏校書時而僅存十篇則宋初
所亡佚晁公武謂曾子固綴輯散逸新序始
終全者非也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
二卷善謀二卷即曾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
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
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蓋採百家傳記之言
撮其可為法戒者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内
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
畧謂先秦古書甫脱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
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為
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其言雖尊崇已甚要其
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
不失為儒者之言或以其徇物者多自為者
少而病之亦不免苛求過當矣乾隆四十一
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當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

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

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卷一

漢劉向撰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禹之興也以塗山禁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

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
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
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
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
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
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

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
不哀矣於是乃名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
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
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
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
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
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
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
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
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
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
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
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
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
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
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
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
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

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乎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悦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

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名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名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名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名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教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教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

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産于越珠産江漢玉産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晏子曰徹樽更之擯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羽雜
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絶浮雲
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鳩豈能與之斷天
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
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
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現意奇行超然獨處
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眎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
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
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
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
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
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
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
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
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
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
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
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譬之
其猶蒋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
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
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
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
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
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
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
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令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
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為先王謀則忠

自為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序卷一

新序卷二

漢劉向撰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汶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刼兵立破亡七十城此又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矣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

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録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慝不行斯為明也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衍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

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衍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衍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

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

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
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
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
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
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
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
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
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予賤從旁引
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
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
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
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
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
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飢
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
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厨字庖有肥魚廐有
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
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令行之於
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
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
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
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
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
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
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
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缸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閉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蔑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幬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

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

闔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

此令未半旬守虵吏夢天帝殺虵曰何故當聖君道為

而罪當死發夢視虵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

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

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敎弓欲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

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龔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龔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猶皆得禽獸吾猶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曰吾國有妖蒼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荅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

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溢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行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

僭歟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鯉鯈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陵清風鷹搖高翔一舉千里自

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修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麚麏鹿獐豝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予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實之以黿厄而投之乎黿塞之外一有而字穰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適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適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適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

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聲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為豪天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壁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碭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為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曰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請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衒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

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
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
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
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
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
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
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
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

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
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
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
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
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
之力也

新序卷二

新序卷三

漢 劉向 撰

雜事第三

齊宣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
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
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

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
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
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
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
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

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鋭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鋭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

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吳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
馳驁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
彊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
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
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
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

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
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
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
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
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
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

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
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
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
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
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
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
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
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為
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樂毅
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
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使騎刼代樂
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刼既為將軍田單大喜設詐
大破燕軍殺騎刼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
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

樂發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徼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令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

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三絀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恩者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令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報字）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可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冤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國豈拘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讐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啟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令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蚳木根柢

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令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令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

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埳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一行不豫賈刊本豫訛遇據上文改

卷三第七頁前三行揚寡人之毀據國策毀當作辱

第七頁後二行簡功棄大者仇也據國策當作簡棄大功

第十頁前六行畢議願知刊本議訛義據漢書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中庶子蒙恬檢漢書顏師古注以蒙為中庶子名非蒙恬也此恬字似屬傳寫之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宥
謄録監生臣陸饗修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新序卷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新序卷四

雜事第四

漢　劉向　撰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辟邑闢土植穀盡地之利則國富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委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

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昌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能進賢受上賞季成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寗戚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寗戚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揖曹劌手劍拔刀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帥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馬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徼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不有無乃

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盡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笘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名郤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當賞郤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

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讒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讒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

決之使導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曰歲也乃令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阨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

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徵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棟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

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廷者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闇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衰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智也受

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予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天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一作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

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偃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死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鸜鵒為黑祥也屬於

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基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新序卷四

新序卷五

雜事第五

漢劉向撰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令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沿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梟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梟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梟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梟須邪曰然謂梟須曰若猶有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梟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梟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梟須矣君謂赦梟須顯出以為右如梟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梟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屨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

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荊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害之二者為大王無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荊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荊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已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蹴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知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奢而不恐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奢則不能賞賢不恐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闉闼之中帷帳之內廣厦之下猶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我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詣侯甚

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
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
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
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
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
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

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
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宋昭王
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
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
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
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
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名
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坫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
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
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
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
坫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
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
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
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

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
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
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
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
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
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
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

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巍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巍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予之言也

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

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杖裹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
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
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
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
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
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
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
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
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
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
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
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
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
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
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騕褭綠騾天下之
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
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冀試之堂廡之
下廬室之間其使未必能過燕服冀也辟閭巨闕天下
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彙決目出眯
其使未必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
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
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
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庶得進
乎宣王拊輒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

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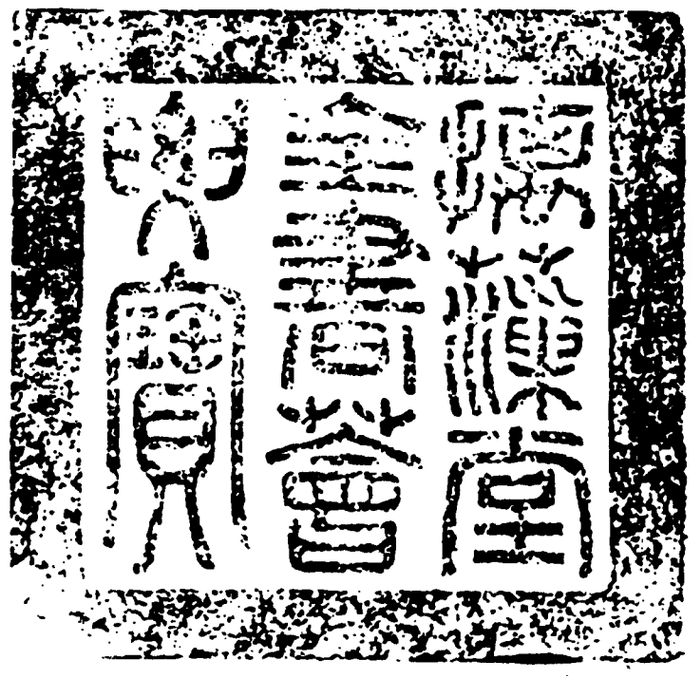
新序卷五

謹案卷四第二頁前二行曰為其不易也刊本倒作其為今改

第三頁後八行而君不食刊本食訛入今改

第十頁後八行吾子其復之刊本其訛一今改

卷五第十四頁前五行何為至於此也刊本為訛謂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摩修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新序卷六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新序卷六　　漢　劉向　撰

刺奢第六

楚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去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

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首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荊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名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

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紂之亡也遏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琴謂侍者曰仁人亦樂

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塵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冕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食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食之養也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溓經其宮而不正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鞄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鞄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鞄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溓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

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益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於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六

新序卷七

節士第七

漢劉向撰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三千人闌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

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
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祭因
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
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
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
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
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
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
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
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
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
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
吾歸 剛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
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
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
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
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
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吳國必
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
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
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
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
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

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立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

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蚳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蚳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

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
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
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
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
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
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
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
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
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
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
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
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
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鴟魯君載岑鴟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
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
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鴟也以免國也
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
君乃以真岑鴟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
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軏軏也故孔
子曰大車無軏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

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
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
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
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
知彌狷其取彌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
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
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而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屣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乎患吾於子猶未可邪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

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

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救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禄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恵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

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恐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腊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

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旌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旌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旌目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鋭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

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弒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趙盾之子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

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娩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行皆嬴姓也中行行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筴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

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名趙氏程嬰倡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世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閭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栘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

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七

新序卷八　　漢　劉向　撰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刼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刼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刼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

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妒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絶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君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曲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田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鼓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畢田畢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寒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畢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畢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曰勝在外名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子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

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刼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刼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底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刼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吾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嘗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嘗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

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令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羊尹文者荊之歐鹿鼠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轅援矢於箙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軾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謹案卷七第十九頁後六行而叔帶去周適晉刊本帶訛常據史記趙世家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以武為杼中監刊本杼訛移據漢書蘇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新序卷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新序卷九

漢劉向撰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

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公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魚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

之孤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名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嘗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兵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廣鄰之難是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天馬不足恃也險與馬不足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馬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紓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賈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羣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闔閭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

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雖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譽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

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摯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

皇赤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楚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馬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北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攻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脅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

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為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叢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鄢國敵也詩曰躍躍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際刳腹絕腸折頸摺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手為虜虜者相及于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

稷之憂也今王齊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南攻楚泗北必舉此皆

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隅陵嬰城而上蔡名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闕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闕內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右攘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桎史作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東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令秦善韓魏而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令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令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馬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為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為妒婦故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

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
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
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爭非固勿爭而已也秦索六城
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
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
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
能為也王以此為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

反構於王也從秦為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玉重王必出
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
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
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
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
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徵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從對曰魏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
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
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禍今魏
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
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
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九

新序卷十

善謀下第十

漢劉向撰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與南陽守齮戰守齮保宛城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

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為人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敝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强以威王比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
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
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
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
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
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為趙王張耳為
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因之欲與三
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
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厮
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
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
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
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
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卿相哉夫臣
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
長少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
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
矣燕王以為然乃遣趙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
立為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
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
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
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傘其便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皐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為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即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崩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

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為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放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未嘗有戰鬬之功高皇帝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自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羣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羣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

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
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
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太王
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
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
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
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
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
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
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
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
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
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
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
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
陽東有成皐西有肴澠倍河海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且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
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
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有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
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
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
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
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
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
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
春君後卒為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

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
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
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
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
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
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
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
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
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
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問之
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
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
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
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
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
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
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
為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
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翔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
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名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
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
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
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

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令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于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宜以請太后太后必喜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名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令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

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忿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效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令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輜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黠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大

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
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
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
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
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
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
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
兵也夫衝風之哀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
魯縞盛之有哀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
而長驅難以為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
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
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
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

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
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
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
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
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為擊之便於是遂從大
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
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
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
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請佃輪臺詔郤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
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
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
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
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

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
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
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
急詿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
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十

謹案卷九第十五頁後四行王以虞卿之言告趙
郝趙郝曰刊本脫趙郝二字據史記虞卿傳增
第十六頁後七行其計固不止矣刊本其訛兵據
國策及史記虞卿傳改
卷十第三頁前三行與秦約法三章耳刊本耳訛
且據漢書韓信傳改
第五頁前八行方今燕趙已定刊本定訛復又今
田廣刊本廣訛橫並據史記漢書改
第六頁前八行故天下之士刊本士訛事據史記
漢書改
第六頁後一行援上黨之兵刊本援訛乘據史記
漢書改
第九頁前五行即不能刊本即訛則據史記項羽
本紀改
第九頁前八行楚破刊本楚下衍已字又睢陽以
北至穀城刊本脫至字並據史記項羽本紀刪

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此四公之謀也刊本公下衍子字今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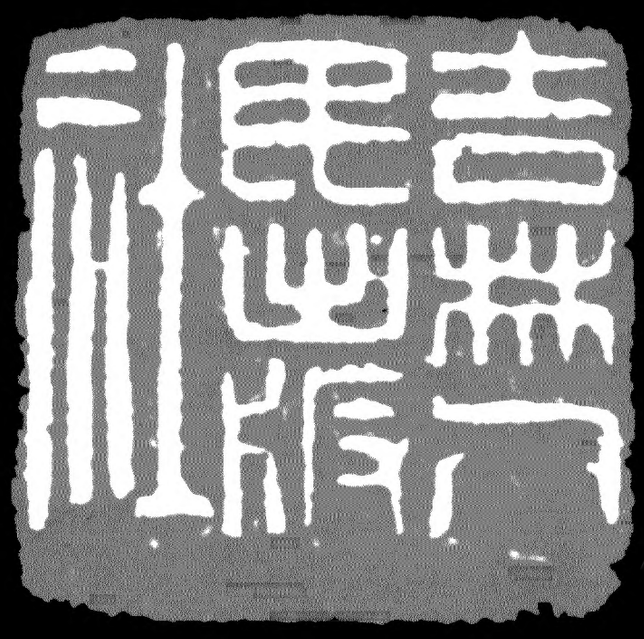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後三行自三代之盛刊本代訛氏據漢書韓安國傳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不牧之民刊本牧訛牧據漢書韓安國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朗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鐵論序

吉林人民出版社